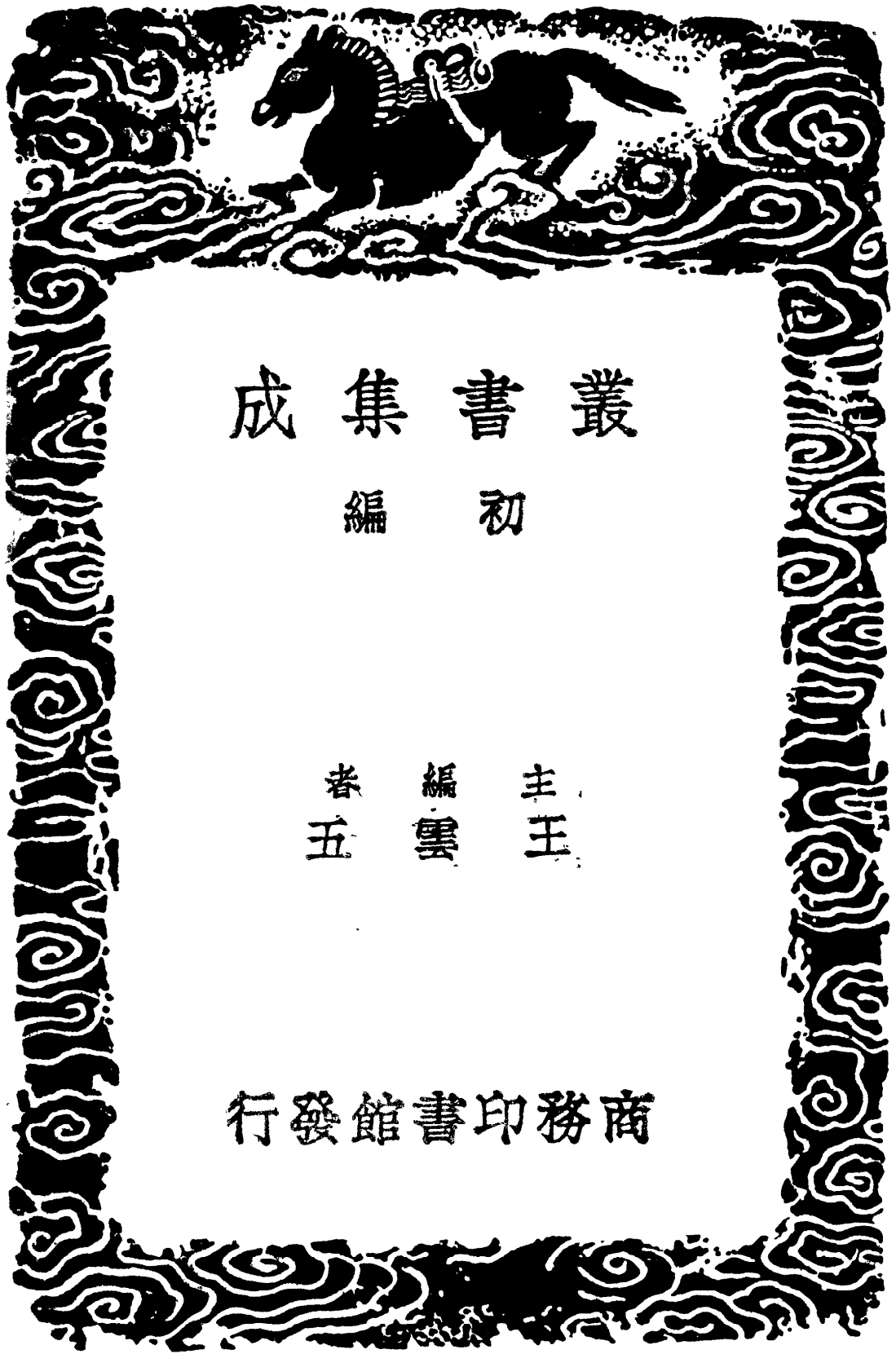


愛日齋叢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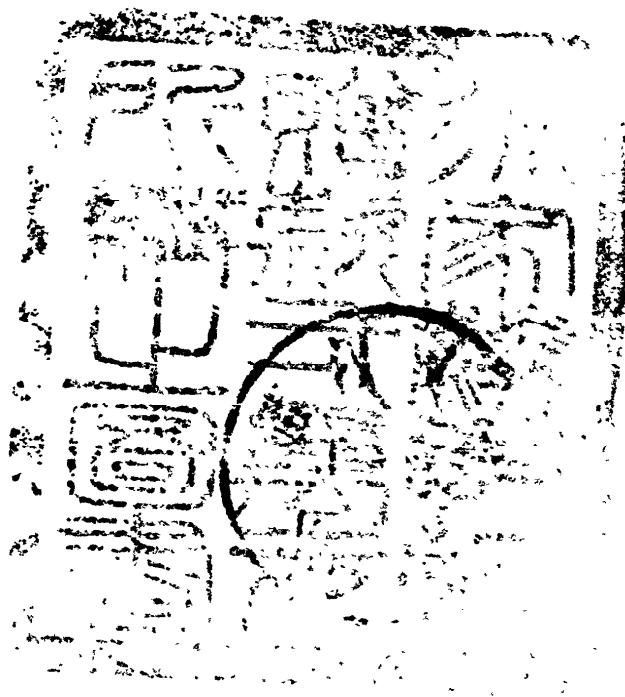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WD



001100526688

愛日齋叢鈔



撰人未詳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唐宋
叢書及守山閣叢書皆收有此
書唐宋本僅二十二條守山采
四庫全書本共一百五十三條
故據守山本影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案愛日齋叢抄散見永樂大典者共一百四十三條俱不題撰人姓氏考諸家書目亦多未著錄惟陶宗儀說郭第十七卷內載有此書二十二條題爲宋葉某所撰而不著其名以永樂大典本叅校相合者十二條其說郭有而永樂大典脫去者十條取以叅補實得一百五十三條雖原書卷目已佚而裒輯排訂尙可考見大略觀其論先儒從祀一條有咸淳年號知爲宋末人所作也書中大旨主於辨析名物稽考典故凡前人說部如趙德麟王直方蔡條朱翌洪邁葉夢得陸游周必大龔頤正何蘧趙彥衛諸家之書無不博引繁稱證核同異

其體例與張溟雲谷雜記葉大慶考古質疑彷彿相近
特其文筆拖沓頗傷冗蔓又援引多而斷制少往往恟
怳無歸不能盡出於精粹然徵撫既富中間訂訛正舛
可採者亦多如辨印書之起於唐末準書作准之始
於宋銅人之有四鑄宋恩之有二義婦人拜跪之變禮
百官乘輜之初制以至兩黃裳三白石之類於考證經
史頗有裨益其論詩諸條尤抉摘深微時能得古人之
意與胡仔魏慶之諸說足以互相發明固有未可盡廢
者謹掇拾編次釐爲五卷間有節錄故事而不及論斷
者蓋永樂大典原本脫佚今無可參考亦姑仍其舊錄
之焉

愛日齋叢鈔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釋奠釋菜古禮僅存而行於學歐陽公記襄州穀城縣夫子

廟有云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

○案原本脫者士二字据居士集補

之

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

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

祭之

○案原本祭之下衍以字据居士集刪

禮以迎尸酌啗爲盛釋奠薦饌直

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余讀其文因攷之禮凡學春官釋奠

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

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

先老見文王世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見王

制凡皆言釋奠而釋奠必於學春官大祝大會同皆造於太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亦云舍奠也

案原本自祭之以禮下脫四十四句今據

說郭補入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見文王世子仲春上

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見月令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見學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見春官凡皆言釋菜也而亦莫不於學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士喪禮君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內春官籥人

案此春官占夢文作籥人誤

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注謂猶釋

菜萌菜始生則凡祭禮皆有釋菜也鄭氏以釋奠者設薦饌

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又以爲釋菜奠幣孔氏以爲直
奠置於物方氏以爲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故其字或作舍
奠言物就可薦以菜則特用菜而已儀禮疏奠之爲言停停
饌具而已又按周禮注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芬香之
菜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見於師以菜爲摯菜直爲
蔬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
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立謂舍卽釋也采讀爲菜
菜蘋蘩之屬呂氏春秋注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
采帛於前以贄神采菜兩音而異義其說惟議禮之家有以
折衷也

通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

賣之又云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母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又云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定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後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此言宰相請校正九經印賣當是前長興三年事至是二十餘載始辦田敏爲漢使楚假道荆南以印本五經遺高從誨意其廣順以前五經先成王仲言揮塵錄云母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游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鏐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於國

子監爲監中印書之始仲言自云家有鐫書印本五經後題
長興二年今史云三年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
從之又他書記馮道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板則非
李鐫書倣蜀製作或別本也金石錄又云李鶚五代時仕至
國子丞九經印板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鶚卽鶚也猗覺
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
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板爲正見兩朝國史此
則印書已始自唐末矣按柳氏家訓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鑾
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爲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
其書多陰陽雜說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
率雕板印紙浸染不可盡曉葉氏燕語正以此證刻書不始

於馮道而沈存中又謂板印書籍唐人尙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自後典籍皆爲板本大槩唐末漸有印書特未能盛行遂以爲始於蜀也當五季亂離之際經籍方有託而流布於四方天之不絕斯文信矣

宋朝殿上大宴有蠻人控金獅子對設桂間乾道八年正月五日宴北使雪後日照殿門樂語云香裊猊雜瑞烟於綵仗雪殘鳩鵲耀初日於金鋪此益公記行都事也故都紫宸殿有二金猊猊蓋香獸也故晏公冬節詩云猊對立香烟度鸞鷟交飛組繡明今奉使至朔庭率見之此陸務觀追記東都事也范至能攬轡錄記兩楹間有出香金獅按大防北行日錄記有金香獅金龍山各二此必務觀謂率見之者獨

未詳益公所記何如也

今所謂掛恩其名傳寫多異同平園游山錄記倅送步障二俗名畫獅蓋北人飾以氍毹而畫獅子形故云爾或云名掛恩洪景盧作話私小閣名借春見於詩云居然丈室巧剗裁截竹爲楹不染埃未詳卽掛恩否趙彥衛閒記云紹興末宿直中官以小竹編聯籠以衣畫風雲鸞鷟作枕屏一時號曰畫絲好事者大其制施於酒席以障風野次便於圍坐或以名不雅易曰掛恩又曰出於北邊曰話私乾道間使者嘗求其骨則不然矣且以言爲話南人方言非北語也按崔豹古今注罽毼屏也罽者復也恩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顏師古注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

之處其形采思然一曰屏也鄭禮記注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爲廣雅云復思謂之屏王莽壞渭陵園門采思曰使民無復思漢唐蘇鶚演義稱采思織絲爲之象羅交文之狀施宮殿簷戶之間又文宗實錄甘露之禍羣臣奉上出殿北門裂采思而去酉陽雜俎稱上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爲采思則是漢以屏爲采思唐以殿間網爲采思以字考之二字從网有網之義漢屏疑亦有維索以爲限制今云掛絲第言以絲掛於竹骨之上若用采字亦取采思之義其實圍屏也開寶遺事長安士女遇名花則以裙遞相插掛爲宴幄茲其始也東坡守汝陰以帷幙爲擇勝亭亦此義趙氏因掛思而及采思必欲攷此則程氏演繁露

尤詳制凡五出其一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爲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爲其二顏師古注本鄭說兼屏闕言之而於闕閣加詳漢書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采思災顏曰采思謂連屏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采思一曰屏也其三漢人釋采思爲復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義曰臣朝君至采思下而復思至王莽斷去漢陵之采思曰使人無復思漢其四崔豹古今注依倣鄭義而不審知其詳遂析以爲二闕自闕采思自采思曰漢西京采思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爲闕以合板者爲屏也又釋闕曰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異獸以

昭示四方其五唐蘇鶚謂爲網戶演義曰罽思字象形罽浮也罽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疏浮虛之貌蓋宮殿窗戶之間網也此五者其制其義皆不可廢罽思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連綴之狀而罽思然故曰浮思以此刻鏤施於廟屏覆諸宮寢闕閣非別有一物元無附著而獨名罽思也至其不用合板鏤刻而結網代之以蒙冒戶牖使蟲雀不得穿入則別名絲網凡此數者雖施寘之地不同其爲罽思未始或異鄭康成蓋本其所見漢制而言未於先秦有攷也宋玉曰網戶朱綴刻方連些以木爲戶上刻爲方文互相連綴朱其色也網其狀也想其制則罽思如在目前矣宋玉之稱網綴漢人以爲罽思其義一也豹謂合板爲之則是可以刻

綴而應杳思之義謂築土所成繪象其上安得有輕疏杳思之象乎況文帝時東闕杳思嘗災矣若畫實土之上火安得而災也乃知顏師古說可據杜甫曰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杳思朝共落榆桷夜同傾正與漢杳思災相應蘇鶚引子虛賦杳網彌山證杳當爲網引甘露之變斷杳思裂去引溫庭筠補陳武帝與王僧辨書杳思晝捲閭闔夜開遂謂古來皆爲網誤以唐制臆度也大業雜記乾陽殿南軒垂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則寘寘網於牖而可捲可裂也此唐所因倣非古制也唐雖借古杳思語以明網戶然因其借喻而形狀益著也程說備矣觀趙彥才杜詩注援引不出此其略謂案蘇鶚演義稱杳思織絲爲之乃引文宗實錄

甘露之禍裂斷采恩又引杜詩采恩朝共落又引溫庭筠補
陳武帝與王僧辨書采恩晝捲皆非曲閣屏障之義反以崔
豹顏師古之徒爲大誤又按酉陽雜俎稱上林間多呼殿棖
桷護雀網爲采恩其淺誤如此乃引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
屏又王莽性好時日小數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采恩曰使
民無復思漢又引魚豢魏略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采恩爲
證反以絲網之說爲大謬二說皆通以爲網則繩爲之施於
宮殿簷楹之間如鸛之說是也以爲屏則刻木爲之施於城
隅門闕之上如成式之言是也二說中段氏爲長案五行志
注云采恩闕之屏也玉篇云采恩屏樹門外也又云采恩罟
也但屏上彫刻爲之其形如網罟之狀故謂之采恩音浮思

則取其復思之義且漢西京梁恩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故宋子京詩云秋色淨梁恩皆其義也又觀洪慶善辨證亦以結網與間屏謂梁恩有二杜詩蓋指殿簷間梁恩大抵漢唐異制掛恩復出於近代固當別論以附疏通連綴之義而編竹交加幾類網戶謂之恩者亦通

禮記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者彼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朱文公曰至五十卽稱伯

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是不
可以字尊也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
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言於君前士名而大夫字字爲貴及
與大夫言而字大夫雖孔氏謂言及他大夫則呼字卑者蓋
亦字尊矣馬永卿赴亳州永城簿初見劉器之諫議問曰王
鞏安否曰王學士安樂後劉公爲縣宰言新主簿可教後生
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董蒙訓曰故家惟晁氏羣居相處
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
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又云案原本脫故家惟
晁氏至又云八句
今據說
郭補滎陽公外弟楊公諱環寶與他人語稱滎陽公但曰
內兄或曰侍講未嘗敢字稱也舍人雜誌云張正素先生子

厚名望東萊公從表兄也長東萊公十餘歲與書未嘗稱字
楊器之大夫名竒實滎陽公表弟於東萊尊行也與東萊公
書亦未嘗呼字案原本脫楊器之至亦未嘗呼字五句今據說郭補往時俗人有視楊
應之學士爲尊行者在朝中字呼應之應之回首不應滎陽
公以應之當如是是卑不敢字尊尊固不得字卑也故呂進
伯逐門客謂呼小子字豈可爲人師而醕酢世變亦云字者
朋友之職也嘗見前輩不呼後進字後進固不敢呼先進字
也氣類不同者亦不相呼三四十年來始有字後進者要是
字以代名爲成人之禮尊者疑其斥之卑者且不敢當獨朋
友無相尊卑可字也按嘗見前輩不呼後進字至朋友無相尊卑可字也十一句說郭所載與此不同今仍原本而附錄說郭於此嘗見前輩不呼後進者要稱字以代名爲成人之禮尊者疑其斥之卑者且不敢當獨朋

友無相尊卑可字也李文公荅朱載書論此書云古人相接
有等輕重有儀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
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
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
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
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謂朋友字而不名正孔氏同等
不可以名而加字者也○案說郛於嘗見前輩不呼後下脫
三十字蓋因兩後進字相同誤接大典本則脫李文公下百
九字顏氏家訓曰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
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
爲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
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江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
亦因呼爲名尙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
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又續家訓云魏常年七歲父黨造
門問林伯先在否何不拜伯先父之字也林曰臨子字父何

拜之有庾翼子爰客嘗候孫盛見盛子放問曰安國何在放
荅曰在庾稚恭家蓋放以爰客字父亦字其父然王丹對侯
昱而字其父昱不以爲嫌且字可以爲孫氏古尊卑通稱春
秋書紀季姜蓋季者字也杜預曰書字者伸父母之尊以稱
字爲貴也謂子諱父字非諱之也稱其父字於人子子有
所尊而不敢當亦宜也顏氏舉字可以爲孫氏至董氏續訓
衍而記之其論稱字之貴之推旣据古以証後來諸老辨此
加詳案自董氏續訓至此五句說邪脫去今依永樂大典荆公序石仲卿字以爲成人
則貴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
已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少也石林葉氏云孔子雖大司寇而
但稱仲尼哀公誅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

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字爲重歟陸務觀筆記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蘇季明書張橫渠事亦只曰子厚左丞謂農師也鶴山魏氏尤主此說其記常熟縣學有曰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爲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字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旣子且氏如閔子騫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爲高弟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

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敢以爲疑字旣尊矣則雖以孟子亞聖亦不得以字行不寧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人荅張行甫書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弟子多謂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也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者今日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荅羅惠書古

人以字爲重雖孔門弟子與子思皆呼孔子爲仲尼與諡相似皆人所通稱也今人稱前輩字遂謂不然題韓氏墓誌後或問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門弟子與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賢已過矣凡此俱推稱字爲甚貴洪景廬云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荅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路子貢不同則可見矣其說正魏氏所謂游夏之門人各字其師者也周益公疑無已作王平父集序字歐公至子固則曰南豐先生無已學於南豐尊之宜也尊其父而輕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歐永叔

也無已何尊焉至於傳道之師則不可以不別是知以字爲天下通稱若不逮所尊而尊之者特別其師資之私敬無以過於字也蓋參古今而論則臨文記事尊者稱之以字非不敬也應對之頃書疏之間則字於其朋友從呂氏說可也世俗去古遠徒知不可以字而更以號稱猶未可也況不惟尊其不可字者如此故雜記之冀來者識字之所以貴也夫乾道間陸放翁取家藏前輩筆札刻石嘉州荔枝樓下名宋法帖予得其本有陳文惠書首云堯佐白而後云希元再拜希元文惠字也自稱於書問不可解黃氏法帖刊誤云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抑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

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黃長睿精於考古從其辨証知文惠稱字無疑矣按漢書張晏注云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顏師古以爲張氏說穿鑿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爾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乎長睿所引顏注謂此西京雜記云鼎衡小名也若文惠前名後字或取法漢人

前輩名其子弟多不可遽解李邯鄲將名三子期必用經語之言三者又必四字成文第二三字皆仄聲第四字平聲然後取第二字四字名之長曰復圭取三復白圭仲曰壽朋取

三壽作朋季獨無之乃於佛經取三德苾芻名曰德芻項平甫得之會仲躬侍郎王仲言亦記其事但以壽朋爲長賀方回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蓋寓父字於二子名也常子然環本河朔農家一村數十百家皆常氏多不通譜子然旣爲御史一村之人名皆從玉雖走使鈴下皆然子然乃名子曰任佚美向謂周任史佚子美叔向意使人不可效耳蜀鮮于氏子四人長曰可次曰呂次曰參次曰噩自一口而至四口賀常事見老學菴筆記平甫又記孫和甫樞密命其四子曰朴曰埜曰顙曰慤韓蘄王命其四子曰朴直古質唐呂渭四子曰溫恭儉讓此則古者名子義主教訓爲重宋謝莊五子颺臚顙從滄世謂莊以風月景山水名子或後人

推其偏傍云爾惟漢史恭三子高曾立以世次懸隔之稱連名伯仲間何耶

古之稱公有不以爵者如董公呂公夏黃公東園公益公泄公申公毛公吳公殆以老成尊之諸老厯秦漢間齒旣宿矣司馬德操少龐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可見尊稱也雖于定國父爲獄吏決曹亦稱于公正以年德見推唯史於夏侯嬰稱滕公時爲滕令後方賜侯爵班書云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此猶按原本脫此五字今據說郛補入項羽所使薛公酈公或例以令長稱公也孔融告高密縣爲鄭康成立鄭公鄉有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

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柳子厚書相國房公琯銘陰
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
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
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
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
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者若葉
公白公年之長者若毛公申公浩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
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
公東坡記墨君堂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是足證
公者不專以爵貴也洪景廬採子厚東坡語記公爲尊稱又
曰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如稱鄧禹爲鄧

公吳漢爲吳公伏公湛宋公弘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

寵橋

○案原本橋作崔依說郭改

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

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也三國亦有諸葛公馬公顧

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爲

最著洪氏偶不引孔融語宋顏延之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

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

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或

以田舍公阿公皆當爲翁豈延之不知其義疑其不欲當尊

稱語因過激爾自時俗崇謬敬若彼猶賢矣班書

○案說郭本重書字

公主亦云翁主公翁古或雜用

石林燕語云尙書省文書行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勘會曾魯

公爲相始改作勘當以其父名避之也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爲相以其父名準亦改爲平貨務按此則史衛王爲相會祖名詔内外文書避嫌名照會皆易證會亦猶此也後唐郭崇韜父諱弘宰相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大臣家諱更易公名崇韜以後蔡京亦過矣叢書之論準字爲多如野客叢書云今吏文用承準字合書準說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其諱遂去十字只書準

魏煬開評今州縣判單子書準字合書準字而去下十字者蓋真宗朝寇萊公名準故天下不敢全書準字後世遂因之而不改亦猶唐穆宗在東宮時判依字去人而書衣時韋綬爲侍讀問之穆宗曰上以此可僕考魏天下事我烏得全書此亦去下十字書準字之意也

晉石本吏文多書此承準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準多作准知此體古矣干祿書廣韻註謂准俗準字旣古有是

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言蔡魯公爲相以其父名準改平準務爲平貨務僕謂平準字自古以來更革不一觀宋書平準今避順帝諱改曰染署其他言準字處所避可知項氏家說云勅荊書準爲准相傳爲避寇忠愍公名或云蔡京家諱皆非也按唐韻已收准字注云俗字也顏氏干祿字書並出准準二字注云上通下正則準之爲准久矣然則准非避諱而省文二書引證旣同淳熙間周公秉政黃勅始用準字且記其事於二老堂雜志云勅牒準字去十爲準或謂因寇準爲相而改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已作准又攷五代堂制亦然頃在密院令吏輩用準字旣而作相又

令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後世豈能推其源流也

銅人凡四鑄秦始皇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史索隱長人見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漢在長樂宮前董卓壞其十爲錢餘二猶在此秦鑄也漢靈帝中平三年使掖庭令畢嵐鑄四銅人列蒼龍玄武闕外此漢鑄也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鍾簾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霸城南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酈氏水經以爲文帝黃初元年小異李長吉以爲明帝青龍九年八月細素雜記辨明帝青龍五年三月改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無青龍九年李集一本自云青龍元年後石虎使牙將張

○案原本脫張字据晉載記補

彌徙洛陽鍾簾九龍翁仲

銅駝飛廉入鄴符堅又徙鄴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此
魏鑄也夏王赫連勃勃鳳翔元年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
駝龍虎之屬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時當晉義熙九年入
長安在義熙十四年則銅鑄金飾猶在統萬此夏鑄也由嬴
秦包括四海盡歛鋒利於無用且千萬歲方將震耀黔首而
竿木已爲兵矣時君僭王不悟其繆相承若鎮寶何耶銅駝
或疑卽銅馬抑二物也馬伏波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以進
詔置宣德殿下是銅馬也然明帝永平五年迎取長安飛廉
銅馬置上西門外平樂觀云武帝時東門京所作置金馬門
外者董卓固嘗與飛廉俱壞之曹石何所徙水經注晉灼曰
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蛇尾豹文董卓銷爲金用銅馬徙於

建始殿東階下五代喪亂此象遂淪則飛廉毀而銅馬存石氏徙之鄴符氏徙之長安也茲物與盛衰無情者薊子訓有五百年之感索靖發見汝荊棘之嘆豈其閱歷年數之久蓋有可悲歟況其迹已亡矣世有道德慨之故者訖無以外是數物甚於薊索之親見想玩制作殆其末耳故集本末爲好古者道之赫連鑄作在入長安先後當更考

漢淮南王諫伐閩越書曰輿轎而喻領服虔曰轎音橋瓚曰今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說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平乎按韻書皆於平去二聲並見若淵明使門生二兒舉籃輿又非南

方竹輿之類耶富鄭公乘小轎過天津蓋中州尊者用之而司馬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元祐元年正月有詔左僕射司馬光許乘轎子三曰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公嘗奏卽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乞如聖旨權許乘轎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又言足疾未愈乞遇假日或日晚執政出省後有合商量公事許乘小竹轎往諸位商量是公晚在相位固乘轎矣然本優禮也塵史記唐丞相乘馬至五代乘檐子近年唯文潞公落職致仕以太師平章重事司馬溫公始爲門下侍郎尋卧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文公語錄云記得京師全盛時百官皆只乘馬惟元勳大臣老而有疾方賜乘轎而宦

者將命之類亦皆乘轎却掃編云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執事皆乘馬出入司馬溫公居相位以病不能騎乃詔許肩輿至內東門蓋特恩也建炎初駐蹕揚州以通衢皆磚甃霜滑不可以乘馬特詔百官悉用肩輿出入朝野雜記云故事百官皆乘馬建炎初上以維揚磚滑謂大臣曰君臣一體朕不忍使羣臣奔走危地可特許乘轎蓋東都舊制惟婦人得乘車其他舊德大臣或宗室近屬行尊者特旨許乘肩輿已爲異禮靖康末高宗奉使至磁磁守宗汝霖以所乘轎進黑漆紫褥而已上猶却之蓋在京百官不用肩輿所以避至尊也今行在百官非入朝無乘馬者觀汪彥章集有行在百官謝許乘輿轎表云方披棘以立朝適雨霜之在候慮乘款段

或至顛蹙乃曲軫於睿慈俾獲安於徐步事與李氏記思陵
天語合自大觀二年詔巡檢縣尉毋乘轎提點刑獄司察之
是郡縣有司多已乘轎矣政和三年詔時雪游降路滑馬蹶
臣僚造朝或至墜傷可特許暫乘肩輿惟不得入宮門則肩
輿之制始權宜通同於京師北盟會編載靖康元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有旨勘會百官馬旣行在根括殆盡不可步行今
檢政和三年大雪例許乘轎子出入仍不得入皇城門省符
下開封府榜示百官乘轎實不自建炎始丁特起靖康錄云
金人索良馬萬疋在京除執政侍從卿監郎官許留一疋自
是士大夫跨驢有徒步者皆言京師也竹輿之用久著於江
表由東南馬少故從土俗之便爾

唐令狐綯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宣宗命以金蓮花炬
送還此蓮炬故事之始治平末神宗召知制誥鄭毅夫對內
東門小殿命草吳文肅出守青州張文定叅政制賜雙炬送
歸舍人院熙寧間王岐公以翰林承旨亦召對內東門小殿
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元祐間東坡爲學士草呂申公平
章呂汲公范忠宣左右僕射制夜對內東門小殿撤御前金
蓮炬送歸院乾道間周益公權直學士院草虞雍公梁鄭二
公相制晚對選德殿退御藥司自複道秉燭鎖院益公記之
自謂庶幾金蓮故事極儒生之榮遇淳熙間史忠定入侍經
幄賜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進詩以謝有
金蓮引雙燭之句寵待詞臣而優禮舊弼尤前此稀有

田敬仲世家田乞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其以小斗受賦大斗予民粟齊之粟民齊之民也景公不得用之則闇矣宜思歸田氏使田氏行之景公能禁之民何爲歸田氏哉左氏亦謂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民人痛疾而或煥咻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蓋晏子知其事矣史於殷紀書西伯自羨里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此失權重周紀書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余謂陰者權謀詭秘之術田乞可以用也文王肯爲之乎此語開姦臣盜國之謀況以德爲陰德異乎所謂德也爲善由私也者非也

漢惠帝太子名張后子既立而廢者無其名山更名義又更
名弘卽史云少帝不疑○案此下似脫張后子三字先殂朝武太與少帝
俱遇禍通鑑書所名孝惠子余讀史始有疑焉以文疑之則
史云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後宮子者孝惠諸子
邪又云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佯爲有身取美人子
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爲帝帝壯或
聞其母死非眞皇后子乃出言云云美人子猶前後宮子第
非張后所產也又云呂后長女爲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爲孝
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
子爲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
王諸呂以爲輔而以呂祿女爲少帝后此謂弘非前以太子

得立而復幽死者其言後宮人子則諸稱孝惠子者皆使母張后而本後宮所育也又云立皇子平昌侯太爲呂王直書皇子愈無辨矣況張辟疆言帝無壯子而已獨史云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后已崩漸寓微詞然指諸封王者不若外戚世家繼嗣不明之語也以事疑之則齊王遺諸侯王書豈不能明斥其非是而止謂高后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以廢立爲罪則所廢非他人及呂黨已誅大臣始謂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於是滕公入宮言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丞相平等至代邸言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此時無足顧惜矣假有真孝惠子誰復爲

呂氏證之大臣者誠審其非縱不能爭於先及此變更追數
孽后亂國之罪彼昏童孺何自而至布告天下以易置之顧
不大公至正歟方且相與陰謀曰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
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議欲立齊王則琅玕王及大臣曰
齊王母家駟鈞惡戾代王母家薄氏長者且代王高帝見子
最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乃迎立代王渭橋請間爲
宋昌所訶始上璽綬大臣處國勢安危之會惴惴計已之禍
福何以免人之疑至選士教后族又曰吾屬不死命乃懸此
兩人如休戚之有不關漢之存亡獨無可慮哉因教竇長君
兄弟之謀而重疑焉謂孝惠諸子冤乎否也夫以掃除呂黨
援立賢主培西都久安之基平勃委曲濟事非無功天下後

世惡得而疑之疑之者大臣自疑之也余又考班志云皇后
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
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爲少帝此著本末最
詳乃知始立者似真孝惠庶子亦與齊王書論廢立事合弘
書呂氏子餘可推矣於外戚恩澤侯表諸呂之間列義朝武
太四侯云以孝惠子侯如淳注本紀引恩澤侯表曰皆呂氏
子也表或逸此語吁賴孟堅以決馬史之疑史之疑決則幸
無疑於漢大臣者

太史公夏本紀自禹卽天子位以後云帝禹至於帝履癸又
曰帝桀殷本紀自太甲書帝太甲至於帝紂孔氏雜說言二
王亦得稱帝引史記夏紀帝桀是也何獨桀云帝哉殷紀云

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號之爲王故本紀皆帝而後世總曰三王也又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帝廟主皆以帝名配之見

○案原本脫見字依說邪補

索隱國語云立王

勤商帝甲亂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帝辛紂也然而易曰帝乙書亦曰帝乙夏殷之稱帝莫信於此

史高帝紀有武負陳丞相世家有張負絳侯世家有許負皆以爲婦人紀言王媪武負則信婦人矣班書如淳注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引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此古語謂老母爲負耳

案原本脫師古引劉向以下二十九字今據說邪補

世家

言戶牖富人張負索隱曰婦人老宿之稱然稱富人或恐是

丈夫爾予謂張負果婦人當是女清之流亦富人也許負相者案隱引應劭注老嫗也意其負婦音同古文相通用不然馮婦固晉善士歟史註猶有異論者

太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也爲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趙問所出因以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爲證大重之事具國史王貽孫傳及他雜說葉氏燕語正舉此且云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卽服袞冕陛下當爲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

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啟者則亦無及矣汪聖錫端明
作燕語證誤又云漢書周昌傳呂后見昌爲跪謝周宣帝詔
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
矣故特有是詔云始於則天非也明肅乃謁太廟非郊祀也
九拜有稽首有頓首非皆不跪也不跪雖有之蓋拜之輕者
爾今余觀歐公所爲簡肅墓誌及湘山野錄皆云后欲以袞
冕謁太廟謂親祠南郊誠燕語之誤宜汪氏引宋子京謁廟
賦以證至程氏攷古編又因貽孫之說考其詳云按後周天
元靜帝大象二年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
俛伏如男子据此詔○案原本脫詔字依說郭補特令於廟朝跪則他拜
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豈至此始并與廟

朝跪禮而去之而紀之不詳耶周昌諫高帝呂后見昌爲跪
謝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
帝冊后后先拜後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又朱文公語
錄或問禮婦人吉拜惟君賜肅拜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曰
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杲杲古者女子拜如何
杲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爲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
欲爲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
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
時亦只低手祇揖○案說郛本作俯手如揖便是肅拜故禮注云肅俯手
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
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荅拜者蓋只跪坐在地拜時亦

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荅拜亦然大祝九拜肅拜但俯下手如今時擡傳云介者不拜故肅使者而已文公舉貽孫之對爲范杲當別有據其論婦拜爲詳矣鶴林玉露別記文公之說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是也杜子春註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卽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變爲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而項氏家說則云鄭氏注周禮肅拜云若今婦人擡安世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

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儀式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爾鄭氏之所謂擡蓋如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者乃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誤之甚矣周天元時令婦人拜特擡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之拜也況古者男子之拜案自拜特擡作男子拜以下二但如今人之揖則婦人之拜十八字原本脫去今據說郭補安得已如今之伏大抵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伏跪爲稽顙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虛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謂之減矣禮所謂女拜尙右手者特言斂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尙右之尙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子尙左亦然古跪自

是一禮與拜與伏皆不相干此論尤詳於諸書疑跪拜之制後周始變古唐初或因之武后乃復其舊然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殿前鋪設兩邊樓寒食宮人步打球一半走來爭跪拜上棚先謝得頭籌建太和申爲陝州司馬豈武后以後婦拜猶跪禮特行於宮掖復齋漫錄謂後周制令宮人廷拜爲男子拜引建前一詩證之唐宮詞無預後周故實也

禮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如東魏高澄尙馮翊公主生子三日帝幸其第錫錦綵唐章敬吳后生代宗三日元宗臨澡之王毛仲妻產子三日玄宗命高力士贈酒饌金帛授其兒五品官姜夔以公主子

生三日玄宗曰他物無以餉吾孫賜六品官緋衣銀魚又武
后時拾遺張德生男三日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告其屠殺
楊太真以錦繡爲襁褓裏祿山云貴妃三日洗兒也皆以三
日爲重東坡賀子由生孫云昨聞萬里孫已振三日浴今俗
以三朝洗兒殆古意也晬謂子生一歲顏氏家訓江南風俗
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
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物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
取以驗其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玉壺
野史記曹武惠王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
其所取武惠王左手提干戈右手提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
所視曹真定人江南遺俗乃在此今俗謂試周是也惟世傳

滿月且文之爲彌月指詩誕彌厥月言之按毛氏曰誕大也
彌終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呂成公註莆田鄭氏曰彌滿也
其義非謂兒生及月唐書高宗龍朔三年子旭輪生滿月大
赦北戶錄云嶺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油飯
以前魚蝦雞鶩猪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爲之陸務觀謂此
卽東坡記盤游飯語相近必傳者之誤其云足月卽滿月也
東坡又記閩人生子三朝浴兒時家人及賓客皆戴蒸錢曰
蒸使兒聰明錢使兒富大要三日之禮通古今遠近爲重爾
案原本晬謂子生一歲至致燕享焉爲一條世傳滿月至未
爲一條據說郭晬謂子生一歲上脫三十四句世傳滿月上
脫十二句今據補入仍
台爲一條以復其舊

魏太武詔毀浮屠形像誅天下沙門而起天師道場受冠謙

之符錄作靜輪宮唐武宗詔毀天下寺而建九天道場受趙歸真等法錄事固反於太盛勢復激於一偏宣和之事是已魏正光以後僧尼二百萬人寺三萬餘區唐會昌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數穆獲祇僧二千餘人周顯德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九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元氏之僧尼止在江北乃有此數可以言最盛時矣江氏雜志記景德中天下二萬五千寺嘉祐間三萬九千寺趙德麟載之侯鯖錄

北史所載元魏正始間都城寺踰五百占民居三之一唐代宗以元載王縉等勸事佛由是深信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

寺或疑非其教所尙不可知也宋敏求東京記載太平興國寺故龍興寺周顯德中廢爲倉昌陵之初主僧槌鼓求復其舊遣中使持劍往視其怖畏卽斬之至則神色自若引頸就戮遂詔復爲寺彼能堅忍自強震以刑威且無避崇長之宜何如蓋輕生死者其師立教爲然抑亦鮮矣豈盡不可却也漫錄記宣和六年義烏普門寺主僧飲酒食肉爲知事歐奪交訟於邑令逐主僧杖遣知事猶訴不已聞於外臺付州欲治其事二僧乃踰月不至忽道錄院下縣云普門寺住持僧某奏夜夢神人告普門山與金華洞天相連乃高真會集之地非汝等形服所宜速聞朝廷改宮易服臣不憚遠趨詣闕庭願改宮額度爲道士得旨寺改道宮僧某還俗姓毛名

歸真特授右街守闕鑒義林靈素里人也又政和七年詔僧徒歸心道門者聽詣輔正亭陳詞卽賜度牒衣紫長老僧官別優賜視官品使道流創爲之說求附於釋氏勢之所從視此足矣張知甫可書記溫公在政府每過潞公有門僧求換道流因緩頰言之溫公愕然曰吾輩國之大臣一言一行四方風俗所繫此僧旣不終於釋豈能終於道來卽誅之僧聞卽遁是可儆其徒之反覆而政宣大臣所不敢問也

愛日齋叢鈔卷二

予取愚公二人焉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率子孫荷擔者三人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寒暑易節始一反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曰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操蛇之神懼其不已告之於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說苑曰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

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以告管仲仲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與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夫不可改者山也而山夷不能動者君相也而爲改聽酈道元注水出齊城西北○案原本作西歷愚山東有愚公塚時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此卽說苑愚公柳子厚以染溪爲愚止因古有愚公谷見詩序

楚元王敬禮申公等以穆生不嗜酒爲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不可遂去

田單收卽墨城中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刃於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十人隨其後半尾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事誠奇雋或者疑之卽論數十穴千餘牛豈不自相抵觸能悉赴敵如人約束單果神哉此法乃有用之者東漢楊璇爲零陵太守蒼梧桂陽賊攻郡縣璇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羣盜驚駭散追斬無數繫布馬尾卽束茅牛後用於車戰而利然無穴城之勞故尤便與

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商君亡至關下欲宿客舍舍人不知是

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桓蔚之敗投牛牧寺僧昌保藏之劉毅殺昌及劉毅被裕討夜走投寺寺僧曰昔亡師客桓蔚爲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嘆曰爲法自弊一至於此蘇子由責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而章子厚以爲強奪民居下郡按治及子厚責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當鞅輩快其令之行指撝如意假令知有後災猶將不恤正如索元禮鐵籠周興火甕不得辭矣東坡云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矣予謂鞅無及也章子厚事尤似劉毅獨不傳其悔與否爾

張宣公論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時事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此程氏說胡明仲旣於讀史管見述之予觀晁氏客語人臣事君當以王陵爲正或記先儒遺論也

留侯晚謝病呂后劫之使畫保護太子之謀淮陰侯遭誣后與蕭相國謀縛斬鍾室彭越徙蜀后誘致洛陽併夷滅之威震外廷漸無帝矣帝亦憤不能堪后迎醫卽嫚罵不使治病樊噲呂氏壻或云黨呂卽欲斬噲后方偃然自專問百歲後代蕭相國者枚數而未肯休豈窺帝腹心所托而將翦除之帝崩后不發喪與審食其謀盡族諸將毒機之發不可禦矣天祐漢祚幸酈商有聞危言動之姦謀旋沮否則絳侯諸大臣且不自保何能須臾爲漢計他日商令其子給呂祿解兵

屬太尉史云絳侯丞相使人劫之由前事而言商何必劫哉
余謂誅僂信越時后既包藏禍心及謀族諸將其迹始暴酈
將軍此事最有功於漢當表出第不知樊噲若在欲不負漢
如健婦何

文公與陳同父辯諸書大概謂漢唐之君或不能無暗合之
時全體只在利欲上同甫力爭不已按五峯胡仁仲荅樊茂
實書云天理純而人欲消者三代之興王是也假天理以濟
其人欲者五霸是也以人欲行而有暗與天理合者自兩漢
以至於五代之興王盛主是也存一分之天理而居平世者
必不亡行十分之人欲而當亂世者必不存其說久已粲然
第文公於漢祖唐宗外未必例許以暗合也同甫謂近世諸

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亦能久長是千五百年間天地架漏過時人心牽補度日豈非若胡氏之說固所不取陳君舉又議暗合兩字如何斷人決無全然不識偶然撞著之理蓋將平朱陳之爭而乃類向其說者讀胡集因記其略

王子淵上聖主得賢臣頌曰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呶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史云上頗好神仙事故褒對及之以諫大夫使益州求金馬碧雞之神顧不可言耶使不道病死奚以復命其進也嘗先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遂以文章奏技左右能寓辭諷勸已甚賢於時人況漢士大夫尤以過家爲榮如嚴助朱買臣皆會稽吳人

武帝問助居鄉里時助對家貧爲友壻所辱願爲會稽太守
帝又謂買臣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拜會稽太守諸常
有恩者皆報復焉司馬長卿成都人遣諭巴蜀縣吏負弩先
驅蜀人以爲寵榮子淵固蜀產出處非必盡類長卿想當銜
命而歸鄉邑謗羨其得意何自強其勿往哉

漢朱博爲琅琊太守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
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亡柰生所言聖人道何
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晉庾翼少有經綸大略
杜乂殷浩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
閣以俟太平然後議其任耳此皆玩侮之言古人事君治
民皆法堯舜朱子元一健吏安能知之獨庾稚恭事有可論

人因他日殷深源北師無功許以先知且料其始之不取察
玄言之非實也第又嘗請爲司馬軍司而不就後復致書舉
王夷甫責之必強其出誠未忍違時望耶杜乂者元凱之孫
有盛名蔡司徒王右軍咸稱之位不過襲爵丞掾莫詳其行
事稚恭持論要是矯俗而已非若漢太守以教習拜起嫚大
儒耆老尤不愛諸生故作無顧忌語對儒吏後世誦之其當
時自待無乃太薄矣

薛宣過彭城于惠爲令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吏事
門下掾問宣不教戒惠之意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
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夫教者調調不必教不
教者吏事吏事何可不教陳萬年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其

子威抗直刺譏近臣乃晚賂陳湯求入帝城觸屏舊聞終誤之與宣所至貶退稱進號黑白分明子爲縣不過則已旣過之沉留連涉日乃若有所避諱何以出對掾吏誠不可學獨不可使去耶予揣宣意正視吏道爲易而平居非無家庭習聞之詳方且懵然莫悟一旦進之莅官之地望其悻發於父訓必不能也爲令而始學吏教亦晚矣當時爲之早議去就乃善爾或言萬一宣子憤申咸議乃翁至創其面父子坐累疑不教之驗將教之不善寧勿教遂不教之善可乎然使宣第能教之以吏其賢於教調者幾希蓋當時能以吏教子多有人矣無以是議宣也

王莽聞城中饑饉問中黃門王業業領長安市買乃以所賣

梁飯肉羹持入曰居民食咸如此唐玄宗憂雨傷稼稽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陝民訴旱觀察使崔蕘指庭樹曰此尙有葉何旱之有閭閻不通之情若斯者衆聞往時易楮幣以一寓三或言民間患物踴時相命以一券市飯至則可十人食遂詰言者之妄事何必隱微而後難知也

讓美德也而至不讓者隱焉非讓之罪也似乎讓者之非讓也漢西都羣臣議王莽定策安宗廟宜賜號安漢公益戶疇爵邑莽稱疾固辭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賞功寢置臣莽於是詔以光爲太師舜爲少保皆益封萬戶豐廣陽侯爲少傅邯承陽侯四人旣受賞莽尙未

起羣臣復上言乃詔益封二萬八千戶爲太傅號安漢公莽爲惶恐不得已而受策讓還益封復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封侯賜爵邑其爲謙恭不旣多乎臥疾久之遂巡受命當時莽志寢露事在篡國以前是足欺世矣後有郭威得無彷彿其意伐叛河中策勲還朝隱帝賜之金帛衣服玉帶鞍馬威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乃遍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獨賞威辭曰運籌建策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鬪在於將士功獨歸臣何以堪之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竇真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

馬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恐藩鎮缺望又加高行周太師安
審琦太傅符彥卿太保劉崇馮暉李彝殷兼中書令錢弘俶
尚書令馬希廣太尉慕容彥超劉銖高保融兼侍中孫方簡
劉贊同平章時將帥以專功伐能爲累以內外叶和爲難威
成功不居雖古盛美無加也不圖變起於中乘危致篡或追
議其類莽矣故胡氏評曰不待他日卽位班賞已收中外之
心方其赴鄴言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願推心任
之疆場之事臣願竭愚駑果非由締合之私以孔明之於
禪允自任故威之讓或異於莽莽飾名威市恩莽篡漢
威則漢不謀誅之未決其反猶有以自解耳然賞資徧及將
相耗費無名尊官例加藩鎮國表假令發於眞讓亦何

取也況迹其心未可知矣近於讓者惟元朔間衛青以功拜大將軍封其子伉等三人列侯青謝曰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臣青子在襁褓中何敢受封武帝詔封公孫敖合騎侯韓說龍額侯公孫賀南鄉侯李蔡樂安侯李朔涉軹侯趙不虞隨成侯公孫戎奴從平侯李沮李息竇如意賜爵關內侯皆以從大將軍有功者青嘗謂人臣不敢專權又謂人臣何敢招士喜年權移客散能以勲名終而分功裨校各案其實非若泛覃恩澤者青之讓人知其近乎讓也以讓爲不讓者又莫如曹操建安間方爲司空冀州牧遽下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其勞吾何

以安焉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爲列侯餘以次受封通鑑綱目書曹操封功臣爲列侯嗚呼操人臣也列侯漢爵也其賞曹氏之私勞耶以漢之功臣賞於曹氏君命不足用耶操之讓人知其不讓者也讓易知以讓爲不讓易知不讓似乎讓獨難知莽威同似乎讓而威難知於莽與

赤眉衆尙十餘萬人光武陳兵雒水令盆子君臣觀之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曰臣等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諸葛武侯生致孟獲使觀營陣之間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

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自世以詭詐爲兵如拙於弈者幸敵之迷誤而取勝不能使人心服光武武侯之所爲善服人者也晉荀吳伐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三月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漢君臣其知此矣

晉陶淵明傳義熙末召拜著作郎不就刺史王弘常造之稱疾不見弘每候之廬山遣其故人齎酒先於半路若邂逅然

引酌野

○案原本作地据本傳改

亭弘於是進謁遂窮歡宴潛無履弘顧

左右爲之造履潛乃於座伸腳令度之

相傳李林甫爲相若嫉其人卽以倡鬼日除授無得免禍或疑宰相之所不樂何必以凶日中之予聞周史佚請擇日立

叔虞蕭相國擇良曰拜韓信東都建武間爲伏湛勅尙書擇拜吏曰豈惟示謹重之意且欲保其終吉事近厚矣小人反是無所不薄安知不故求惡曰哉唐劉瑑自河東召還宣宗視案上歷曰爲朕擇一令曰瑑曰某曰良帝曰卿可遂相大中賢主之所爲幾乎古

梁震唐末登第歸蜀遇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不受辟署終身止稱前進士大定錄云震開平元年侍郎于競下及第李肇國史補得第謂之前進士據言又註韓中丞儀詩今日便稱前進士如留春色與明年按此唐以來初擢第者通稱前進士韓文公墓碑云孤前進士昶蓋文公長慶四年卒昶方於是年李宗閔下擢進士第後唐

李龍少以文章知名既貴刻牙板金字曰前鄉貢進士雖表其榮名亦唐制之餘也

梁太祖問吳越進奏吏曰錢公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喜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球御馬十匹賜之范文正公帥延安夏人相戒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大范謂雍也東坡以月石研屏獻子功中書涵星研獻純父侍講有詩云故將屏硯送兩范要使珠璧棲窗櫺大范忽長謠語出月脅令人驚小范當繼之說破星心如雞鳴子功諱百祿純父諸父行乃有兩大小范也子由賦毛國鎮生日詩云生日原同小趙公自注世謂叔平大趙參政閱道小趙參政大小之稱一時假爲差別若華陽

之范出於一門猶漢上郡歌大小馮君與元憲兄弟呼大小宋是也

溫公爲張文潛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常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止校錯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張芸叟荅孫子發書論資治通鑑其略云溫公嘗曰吾作此書惟王勝之曾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已欠伸思睡矣溫公所言學者之通患蓋以何學士王勝之之事爲讀書法

古人遇事各從其分而應之則無失中之患司馬公辭宥密

之命與呂正獻公同居洛正獻起知河陽乞在京宮祠裕陵大喜遂召還或疑二公出處優劣程先生云呂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也不得不退處文潞公拜平章伊川爲崇政殿說書先生以師道自居每講色甚莊泰陵畏之潞公年九十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或議先生之倨視潞公之恭爲未盡先生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留丞相紹熙之末自相位逃趙忠定力贊內禪或以二公處變不同問於范仲黼郎中范曰趙丞相同姓之卿也留丞相異姓之卿也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趙文昭語真文忠當思所以謀當路者毋徒議之而已文忠曰公宗臣當思所以謀德秀特朝廷一議論文臣

爾是數者劑量所處豈無醇疵未可以輕議抑知人之識其
分爲不易耳

溫公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
則不跌慎之哉又書曰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卽
題嵩山語而愈誠懇蓋公一舉動無時不存此意康節稱君
實腳踏實地人公自以爲知言信哉

康節云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做了小人張宣公稱下句
極是上句有利心不若改云君子本分做君子范忠宣公云
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文公稱上句自好下句既
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案原本遂誤作迷又脫去而字推字語氣不完今依朱
子大學或問補正使亦如我之昏若橫渠云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

仁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語便不同予以是歎修辭之難
先儒立教不敢秒忽放過凡人可以易言哉君子小人語本
劉高尙云記宣公之論者以爲康節語錄傳訛此其微爾
司馬光爲耆英會序云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游時人慕
之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再矣圖形普明僧舍
樂天之故第也筆談亦謂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游謂之
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繼而爲九老之會者再矣今考
修香山故事惟至道初李文正公罷相後以司空致仕年七
十七思樂天洛中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欲繼其事爲宴集
故相宋惠安公吳僧贊寧預焉會蜀冠起而罷其事當在京
師至和間杜正獻公亦已致仕與凡老年得謝者爲五老會

其事又在南都謂再會洛未詳後是如米元章九雋老會序
云中散大夫河間公靖鎮吳興乃闢羣齋會九雋老則其事
在吳名氏且未悉著獨潞公以元豐五年尹洛爲耆年會凡
十三人可以踐唐賢遺躅而過之矣又元豐初趙清獻守杭
趙康靖自南都來年八十一共游湖山爲二老圖清獻時七
十一程給事師孟守越又臧清獻一歲嘗同唱和清獻謝事
過之因增程公爲三老圖盛哉承平典型也渡江以來有若
史忠定六老圖周益公二老堂會清時勝事各擅一門豈惟
家庭之慶又有劉汭者寫益公與兄乘成居士必正楊文節
爲三老圖平園誠齋集有詩亦廬陵佳話也
王沂公以簡紙數軸送人皆他人書簡後截下紙晏元獻公

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剪熨置几案以備用王文康公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嘗戒其子弟諸公皆身處貴盛儉德若此世俗費紙者何人語以古事未必不毀薄梁東莞臧逢世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書翰末寫漢書見顏氏家訓

復齋漫錄云山谷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部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然則涪翁之稱古有之矣茗溪漁隱曰後漢逸民傳初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人因號涪翁復齋不取於此乃取益部耆舊傳後漢郭玉傳語謂涪翁之稱古有之矣不始於魯直也芥隱筆記引援亦同余記唐書陸龜蒙傳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注云巴西人居漢上者獨不用前二書爲證

當別有考也

陳福公在相位欲營居第視其圖以爲高悉裁損之制度甚
庠董役者云宰相門不高大無以容車馬公曰吾今日有閭
者一兩世後吾門扉要使小姨媼輩可開闔爾當與李文靖
廳事僅容旋馬俱爲美談乃所以遺子孫也水心集劉正字
墓志云居室尤陋不改予間過之及門而下建翁逡巡出迎
中街笑云自二父生而四方之過莆者無不造於庭蓋今之
轎大於舊矣乃世變也予亦笑曰轎雖大不數寸公門扉無
乃太狹乎而不知變也福公與劉皆莆人土風殆近古二父
者賓之夙復之朔建翁名起晦復之子潛夫尙書諸祖父葉
公之對雖似諛實賢其不變於俗也或曰乾淳諸老典型自

別不獨莆土風近古也況福公賢相乎

李仁甫侍郎淳熙間因阜陵論先儒從祀當升黜去取遂奏
言范仲淹佐仁宗謹庠序之教始遍郡國立學更取士法以
作新人才歐陽修倡起古文攘斥異端視唐韓愈無媿嘉祐
治平之間人才特盛修所長育成就爲力居多而司馬光及
蘇軾風節彌高其學術專務格君心安百姓其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流離顛沛之死靡憾蓋似孟子當安石
萌芽唯光軾能逆折之見於所述文字不一而足軾著書傳
與安石辯者凡十八九條尤爲切近深遠其用功不在決洪
水闢楊墨下使其言早聽用寧有靖康之禍悉去王安石父
子而取光軾斯爲允當并及仲淹修亦無不可又言昨蒙聖

諭欲升光軾配享於堂輒疑陳瓘斥王安石逆像獻否聖諭
謂若親酌獻則躋遷其坐於他所君臣之分終有未安光軾
必不敢當此禮只用世次先後使繼韓愈亦無降抑按道命
錄雜記等書趙侍郎粹中乞去王雱擇本朝名儒列於從祀
上諭以范司馬二文正歐蘇二文忠李公以爲可趙衛公主
之且謂范公自以功業名歐公當時亦微有玷不若止用馬
蘇而升於堂上龔季二參皆不以爲可蓋躋祀堂上附舒王
近此固無怪本以矯學術之弊此揚彼抑不■其太過者
尊尙之至則可見矣讀巖集中疏雖或推揚上意其秉禮
守正善於立論也時則周程未暇議端平間李公之子季允
樞密在從班奏卓然爲學者所宗宜在從祀之列者十人胡

翼之孫明復與邵周張二程氏而司馬歐蘇預焉請下經筵秘書省國子監議未詳覆孰可否迨淳祐而周張程從祀又咸淳而司馬邵氏始亦從祀若范歐蘇文章名節世論道德性命欲引而合之無由也卽李公所稱已於范歐蘇有所區別矣亦各從其實與

謝上蔡之孫曰偕其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養老母黃子耕守天台修郡志訪求故家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冠帶田宅楊龜山之家旣賣其宅四世孫子復病之爭訴紛然余景瞻守南劍曰有司用交易法耳安能空手以得自至郡列券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之修補其漏闕又職子復於學以廩之見葉正則所爲祠記吳明輔用此二事跋樓大防參政遺

族孫帖故宗遺冒忽焉淪墜或不俟年數之遠陸務觀顧以宋廣平沈義倫之後渥爲卒髡爲僧不勝慨然異時賢士大夫每於此盡情而錄後卹孤具有故事茂陵詔求伊川程氏後池州申直下兩房子孫曰觀之曰源於是觀之補大理選限登仕郎充池州州學學賓月廩給以奉祭祀源赴吏部銓量補迪功郎漸遷二令監丞時又命陸文安九淵之子特之沈端憲煥之子省曾俱讀書祕省實嘉定十六七年間葉氏聞見錄云源鬻米都門外有■以干當路者著道學正統圖以考亭之後勦入當路姓名遂授初品而吳大禮紹定封事有云如程源如沈省曾不識一丁字未三五年與之貳郡乃布衣韋帶之士勤苦燈窗馳驅仕路有三三十年不可得者

張端義封事亦云秘書省讀書朝廷異禮待天下遺逸之士假借先儒之後影射市井之徒老成學者飲恥而沒或謂指省曾輩也表賢者後盛時美意猶不免於異論事何者無弊使世家果有如程氏子拔之寒微正未可議抑處置在適中爾

前輩有兩黃裳皆爲端明殿學士其一字冕仲延平人元豐進士第一崇寧禮部尚書其一字文叔蜀人事茂陵潛邸爲翊善劉潛夫作衢州開化芹澗橋記云端明演山黃公裳少過之有更高千萬丈還我上頭行之句遂爲詩譏演山以德望重朱文公見而屈膝不專以科目重也按文公年譜乾道三年如長沙訪張宣公道昭武謁黃端明先之以書云將頓

首再拜於堂下伏惟坐而受之使得自進於門下弟子之列
此正黃通老尙書冕仲亦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以有官降居
次官亦端明殿學士如謂演山則冕仲是也繫年錄書建炎
四年卒文公似不及見或劉別有考益識前言往行近推莆
田大老不容妄論也

景定五年明堂禮成恭謝大乙宮賜宴齋殿教坊伶優舉經
語以戲刑部侍郎徐復引孔道輔使契丹責以文宣爲戲故
事請誠樂部無得以六經前賢爲戲予讀東坡通守杭州寄
呂微仲詩自注杭有伶人善學呂舉措酷似別後常令作之
以爲笑詩云楚相未亡談笑是中郎不見典刑存使事切矣
謹厚者顧疑焉朱文公在講筵優人王喜時於上前效其行

止進退以爲戲用事者欲賞以閤門祇候上將從之侍郎誦言將入諫命乃寢是不可不禁遏也矧假爲燕笑之樂乎

淳祐五年兩浙運司物料官郭嘉卿年六十五請休致特改京秩賜號繼一處士官其子自中仍召對禁殿以詩賜之羣臣皆和又御書扁其居曰冲庵

端平臺諫吳叔永直院與唐伯玉少卿帖云端平更化以來上親擢臺諫者三秀挺如舜俞方毅如穎叔端亮敢言如徐直翁杜成已與季永弟最後方德潤猶強人意惟都運侃侃其直闇闇其爭乃能扶頽綱起敝化力爭是非於嘉熙初元眞得所謂諍臣七人矣舜俞洪忠文也穎叔王忠文也一字去非直翁徐忠簡也成已杜清獻也季永吳侍郎昌裔也德

潤方忠惠大琮也伯玉唐少卿璘也予所聞端平臺諫幾二十人矣

時稱白石者樂清錢文子文季番陽姜夔堯章三山黃景說巖老各因其居號之爾故堯章自謂居苕溪上與白石洞天爲鄰潘德久字之曰白石道人詩云屋角紅梅樹花前白石生或評樂天黃醅酒對白侍郎陳去非簡齋老對月桂花此祖其格者然白石生見神仙傳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年二千餘歲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號曰白石生堯章稱此三字蓋有據而後用文季宗正巖老大理皆少卿當嘉定間姜止布衣

東坡松醪賦李仁甫侍郎舉賦中語謂東坡蓋知之矣又云

東坡既再謫親舊或勸益自儆戒坡笑曰得非賜自盡乎何至是顧謂叔黨曰吾甚喜松醪賦盡秉燭吾爲汝書此倘一字誤吾將死海上不然吾必生還叔黨苦諫恐偏傍點畫偶有差訛或兆憂耳坡不聽徑伸紙落筆終篇無秋毫脫謬父子相與粲然松醪賦之譏渡海人知之而未知其以驗生還也

太史公推戾太子之生在建元崑尤竟天命將出師之年東坡推富鄭公之生在景德始盟契丹之歲人有關於世運之盛衰其生也誠有所自矣前人肯爲臆說哉

何子楚春渚記聞云陸農師左丞之父少師公規生七歲不能言一日忽書門間云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宮中數往還

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爲吏向人間自此能言語後登進士
第官至卿監壽八十而終余得其家七歲吟敘讀之則其事
實左丞之祖太傅軫字齊卿者也序云祖父疾革與諸兒方
臥牀側遽呼起熟視之曰汝能賦詩一聯以稱吾意乎公口
占二韻立成皆神仙語祖父視詩大喜曰瞋目無憾矣詩云
昔年曾往海三山日月宮中屢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
爲吏到人間故非世俗之語也太傅祥符進士官吏部郎中
直史館嘗守鄉郡壽七十七序又記其辟穀十年鍊丹九轉
鶴去青衣至三日而化事尤奇怪豈以爲初年詩語之驗然
不謂始不能言忽題壁間且非左丞之父左丞以國子博士
贈太尉珪自爲廉叔父也無云父規少師者紀述易譌如是

左丞之孫是爲務觀待制甫七歲父少師指烏命賦詩遽對
曰窮達得非吾有命吉凶誰謂汝前知事見家語此少師又
永年之子京西轉運宰字元鈞也吾鄉陸氏最稱故家詩禮
之澤深矣世以穎悟早聞於時亦盛事也

洪武四筆云紹興十三年勅令所進者刪定官潘良能季成
游操存誠沈介得和伯兄景伯皆爲秘書省正字同日供職
少監秦伯陽言一旦四同舍姓皆從水旁煔有一句願諸君
對之卽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無能對者因記得筆談所
載元厚之絳少時夢人告異曰當爲翰林院學士須兄弟數
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爲不然及元熙中除學
士同時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綰文約楊繪元素名

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欲用絳繹繪維綰綸綍爲對然未暇考之史錄歲月可同否也予觀桐陰舊話云元章簡公厚之嘗夢兄弟三人同爲學士然厚之終鮮兄弟嘗疑之及與宮師楊元素同在翰苑故事具奏不出官姓一日因簽奏事乃恍然記昨夢蓋三公名皆連絲旁也宮師卽持國參之筆談無陳鄧二公韓無咎記家世舊事庶幾得實石林詩話又云元厚之知荆南夢至仙府三人者聯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入爲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書名三人名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已而持國元素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爲直院則三人名又皆從絞絲其

事莫詳於此然亦不著陳也存中紀之異事之目在當時傳聞固應無差景廬猶謂未考史錄前賢考究不肯草草多類此也

王龜齡詹事記人說生前事其略云予少時有鄉僧每見必曰此郎嚴伯威後身也予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曰嚴闍黎汝祖母賈之兄也博學工詩文戒行修飭汝父母昔以無子爲憂政和壬辰正月吾師卒汝祖夢吾師至集衆花結成一大毬遺汝祖曰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是月汝母有娠吾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兒時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故云又種蔬詩云前身老闍黎蔬氣端未除詳著梅溪集古昔此事良多陳氏捫蝨新話厯數房瑄

爲永禪師婁師德爲遠法師張文定公游滁州瑯琊山寺得楞伽經偈而悟前生東坡游杭州壽星寺入門便悟曾到春渚記聞又以坡前身五祖戒和尚見於魯直涪陵刻石所記往往於釋氏輪回本其家法爾坡詩自謂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常如到舊游李之儀云東坡平日自謂淵明後身晚和歸去來辭始載其語要是胸中自負如此魯直爲千載人百世士之評的矣周益公奏事錄記汪聖錫端明云幼年初讀陳無已集有代人乞郡劄子一見便疑爲代傳堯俞作後閱傳集果然乃知宿世讀書之說可信聖錫疑無已後身也賢哲曠世而脗合豈亦其志自許三生之前不可盡知也李翱謂退之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或若識環之類耶

李氏雜記云乾道末孝宗夢人告曰欲恢復中原非王淮不可於是李海方再入爲少常遂除正字厯內外制不二年而執政卽至左揆凡在二府十有四年一朝大臣所未有也余觀王魯公行狀其初紹興二十八年自密院編修遷校書郎未嘗除正字及居諫省以憂去乾道三年自福建轉運再入秘書爲少監出守江州八年自浙西提點刑獄三入朝爲太常少卿兼內外制由西掖遷學士淳熙三年冬拜樞密遂秉政第自少常執政亦涉四年且非再入記錄易訛如此婁彥發議張全直參政謚謂高宗有不盡用之歎閱十五年王淮時在諫垣上指一宰輔以形貌肖公歎賞莫及後以語阜陵淮卒正鼎席旣以賦形偶類簡思陵之知復緣夢寐致阜陵

愛日齋叢鈔卷二終

愛日齋叢鈔卷三

杜詩結語多用安得二字洗兵馬行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
洗甲兵長不用石筍云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
蓋全法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豈小力量敢道哉不惟
此爾遣興云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喜雨云安得鞭雷公
滂沱洗吳越大麥行云安得如鳥有羽翼託身白雲還故鄉
光祿阪行云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只今多擁隔茅屋爲秋
風所破歌云安得大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王兵
馬使二角鷹云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晚登瀛
上堂云安得隨鳥翔迫此懼將恐晝夢云安得務農息戰鬪
普天無吏橫索錢早秋苦熱云安得赤腳踏層冰後苦寒云

安得春泥補地裂同谷縣歌云安得送我置汝傍多壯語也
曾見詩話稱陳無已詩寒巷聞驚犬鄰家有夜歸較之劉長
卿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本非蹈襲

鄭毅夫草富相制有詩云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
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才燒一寸花近趙汝談詩宮井城
鴉欲動時春猿夢斷北山移攬衣擬草歸田賦猶是金蓮燭
半枝鄭矜敏捷趙乃思退辭致各清麗侯鯖錄記鄭俠上書
事作悉治平時往還厚善者俠家搜得晏叔原與俠詩云春
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卽令釋出余聞
劉潛夫端明少年落梅詩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
主張遂得罪比輿似不相遠所遭乃自兩途也

陶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少陵東樓詩雖有車馬客而
無人世喧就古語一轉正使事之法如莊子外篇忘足履之
適也忘要帶之適也東坡九日云要適忘帶足適忘履却乍
讀似與莊子意別亦是不爲古事所使也

荆公詩多舉貞觀蓋追懷盛時託興前代使後來讀之如少
陵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可悲矣歎息行云官驅羣囚入
市門妻子慟哭白日昏市人相與說囚事破家劫錢何處村
朝廷法令亦寬大汝罪當死誰爲寃路傍年少歎惜汝貞觀
元元之子孫河北民云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家家養子
學耕織輸與官家事戎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
役老少相攜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

傍過者無顏色汝生不及貞觀中斗粟數錢無兵戎傷今思
古之義具焉又其詩曰歡樂欲與少年期人生百歲常苦遲
白頭富貴何所用氣力但爲憂勤衰願爲五陵輕薄兒生在
貞觀開元時鬪雞走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此意雖寓
辭若少過矣使生太平盛世得爲謹厚君子顧不可樂哉比
見石九成文詩云忽思往事三代前今有罪者亦可憐與歎
息行意近荆溪集中有云嗟汝建隆元元之子孫爲紹定已
丑秋天台水災而作亦用荆公語其聲愈悲矣

李伯玉續漢老參政之子號萬如居士有梅花百咏後莆田
林子真同子常合賦梅十絕句劉潛夫端明喜其有志爲和
韻至十疊或以伯玉詩呈劉公公擬異日當效李體別課百

首不果作二林遂成百梅卷劉公題其後有云和篇疊疊逼
衰陳肯犯齊梁一點塵一時騷人名士相踵用韻劉公亦云
或縉紳先生或江湖社友體製各異出而用世者其言瀏麗
處而求志者其言高雅余什襲至今集中可見者蓋以賦詩
答之及題識之語略存姓名抑揚間亦寓焉如建陽魏司理
定清仙溪陳邁高則皆稱其鑄詞押韻用事黃戶曹祖潤和
在諸人後無一句一字相犯特記其警策終云小哉荀令香
三日甚矣桓公臭萬年之句雖老夫亦避三舍戶曹之族父
珩亦繼作則以其首首不相犯句句皆自鍛若粹衆長倩他
手而成亦摘奇記之清江咨隴徐用虎晚和者謂篇篇有新
意若自倡首別爲義疏劉公復有答以詩者併舉其槩於林

知錄仲嘉云直須著意描香影和靖宗人合詠梅於吳堯云
卽今同社餘千首當日孤山止一聯於趙志仁監簿仲白之
子時願云詩至山中不可加卽君吟筆又名家山中仲白別
號於何謙云字字追還水部公篇篇壓倒後村翁於方司法
元吉云處士骨寒誰得髓老夫鼻塞尙聞香請君摘出驚人
句玉簫橫吹入樂章於方監鎮楷云百首初成六十餘朝塗
莫改費居諸於王教景長云盤屈高才入短章卷中字字挾
冰霜直探寶藏珠盈掬倒瀉金莖露浣腸於三山林天麒云
不敢袖歸防電取殷勤反壁錦奚囊於方至貢元云貧兒籬
下看花窠曾見千枝玉雪麼畫得逃禪三昧少詩如無住一
聯多於方蒙制幹云出香影外別商量盡擷精英發祕藏難

把微酸諸衆口只消一白賽宮妝於陳珽判官云抹黛村眉
嫌醜怪約黃宮額費粧塗於袁卿相子云百篇端可補詩亡
於總管陳汝一云和者肩摩似堵墻君侯殿後獨軒昂集中
不著酬答而嘗和韻者當復幾人矣梅絕句以十計惟楊公
濟蟠通守錢塘賦此東坡和之再劍南詩亦兩賦十十而百
李氏之後莆田唱酬爲盛

讀東坡詩天形倚一笠地勢轉兩輪五霸之所建毫端棲一
塵功名半幅紙兒女浪苦辛所見者真超然萬有之表較韓
詩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遨嬉未云幾下已億萬年聞有
參奪千萬墳壓其顛此更壯偉矣又如我行西北隅如渡月
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又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

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此老眼
目如許廣大收拾句語中決非小力量也少陵登慈恩寺塔
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亦此類歐陽公玩月云天形積輕
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浪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
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却是先得東坡墜空閣詩
意度

張季長續賦梅自序云余往歲和任子淵梅花詩有云夢隨
影瘦溪橫月詩與香深竹擁門子淵喜曰新語也又和張惠
之詩云有月嬋娟來伴住無人寂寞爲誰香薛元發屢相歎
曰清語也後在雙峯戲和陳齊正詩云醉餘釵擁橫枝睡夢
破香隨淺笑來查元章偶見之笑曰韻語也舉酒相飲今十

數年矣子淵元發元章皆下世念之悵然久不復爲梅賦詩
徘徊月庭雙樹盛開幽香襲人偶成一章刻琢之詞不能爲
子淵元發所稱而綺靡之習亦不能復爲元章所笑老懷真
如止水也詩曰向來懶不賦梅詩禪榻忘機鬢已絲月戶忽
逢雙玉立春風又見一年期樓高縹緲明霜影竹冷橫斜浸
雪枝尙笑閒塵除未盡暗香猶著夢魂知今劍南集有次韻
張季長梅詩倚橋臨水似催詩戲伴鵝黃上柳絲萬里西湖
驚目斷二年東閣憶幽期插瓶直欲連全樹簪帽憑誰揀好
枝一味淒涼君勿歎平生初不願春知務觀在蜀與張厚善
暮年猶懷之不已間寓於篇什起修史時且欲引類不果或
云李季章參政其壻也

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坡詩也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魯直詩也古今描寫月中物影有此入神之筆

陸務觀詩鵬緣桑乾盡漢天傳烽自合過祁連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無人快著鞭用此視世間事稍恢廓矣文公答陳同父逢時報主之說有云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焉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今觀陸詩用意不大相遠書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推此心庶幾焉功名在子何異

我躬東坡詩話亦有此語

林蕭翁序樂軒詩筌末云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待之柰何噫是摹擬舒元興之作邪蓋元興玉篆銘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洪景廬所謂有不可名言之妙者感今懷古此意多矣東方朔云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嚴忌云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王文公厯山賦云曷而亡乎我之思今孰見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爲誰不若柳子厚詩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猶有以啟來世無窮之思否則夫子何以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昌黎詠筍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變城淩霜自得良朋友
過雨時添好子孫亦謂筍也周禮大司樂孫竹之管注云竹
枝根之未生者疏言若子孫然荆公離落生孫竹正用此東
坡檳榔生子竹生孫自註海南勒竹每節生枝如竹竿大蓋
竹孫也則別一種竹題竹閣蒼然猶是種時孫是以竹之後
出者爲孫又謂兒子森森如立竹此因子孫之盛比竹也
退之猛虎雖云惡亦皆有匹儕羣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
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麋擇肉於熊豹肯視狐與狸此言虎恃
儔類之盛百獸畏服因得逞其大毒微細不足充吞噬正晝
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
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此言虎恃其威力以

毒儔類至於孤危先食熊豹之父子而終自食其妃與子凶禍之應也狐鳴門四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此言虎已失儔類狐鳴鵲噪而猴入穴可食熊豹亦得搏噬之但能悲啼而已向之暴惡安在哉以猛虎雖云惡起至此云誰云猛虎惡威力不足恃如是猛虎死不辭但慚前所爲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此終言虎之惡極矣失其儔類取死宜也當其縱暴何有於物一旦索然求免無所彼惡之不及虎也可以孤立自肆哉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此又言人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實致禍之道虎坐失其儔類遂以殺身人苟棄其親故烏能自存始云亦

皆有匹儕中云匹儕四散走末云虎坐無助死一篇照應處
義主風刺謂爲李宗閔作或辨其非是胡邦衡有詩云夜讀
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
前所爲昨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柰狐狸我會道汝不了
事喚作癡兒果是癡必有爲而述此如少陵詩猛虎憑其威
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腳忽看皮寢處無復睛
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韓詩詳著寡助之禍杜詩直
寓夫失勢之戒當互觀以爲世勸

夢溪筆談記商洛間兵官賦詩云人生心無累何必買山錢
遂投檄去頗類坡詞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歸去來兮
待有良田是幾時近如徐淵子詩乃云俸餘宜辨買山錢却

買端州占硯輒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

荆公兼并一詩人議設青苗法致富民之利實本於此其詩云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之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爲材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闖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是其意雖主抑兼并而又不欲官爭民利如寓言詩婚喪孰不供貨錢免爾縈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并此正公所主新法而乃以挫兼并爲非二篇首尾已似異又發廩詩云先王有經制頒賚上所行後世不復古貧窮兼主并非民獨如此爲國賴以成築臺尊寡婦入粟至公

卿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平要其立法豈樂於病民特欲自上制其貧富使之稍均豪強無以擅威福耳古制甚難復而易敝徒爲感世變者深訾也又如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法利害詩豈嘗權其子而爲民父母收鹽詩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與爭秋毫意尤惻然者或謂張景溫權解鹽之法公卒主之顧不計民情何如哉前輩論之悉矣公詩云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坡詩亦云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忤吁書何罪也柳子厚云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更嘗之餘能發此意卽善矣

昌黎題楚昭王廟邱園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木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感慨深矣蘇冷然洞金陵詩

龍光寺裏只孤僧立武湖如掌樣平更上雞籠山上望一間
茅屋晉諸陵末語慘然類韓公

少陵除架廢畦詩各存興除架有功成者退之意而秋蟲
莫雀則不悟盛衰者也廢畦有物窮則剝之意而悲君白玉
槃謂時過則賤可貴盛時一失爲足惜也注詩又別有取義
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誠齋楊廷秀詩也一關
殆言一膜之隔未盡透徹者又有送彭元忠詩學者初學陳
後山霜皮脫盡山谷寒近來別具一隻眼要踏唐人最上關
此殆楊廷秀學詩法故數以爲喻文公報鞏仲至帖云來喻
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
得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

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會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此之云關當異乎楊之說正爲學詩者設如半山之視唐人直論向上一關爾

宛陵集中賦石昌言白鵲圖詩雙睛射空眼角聳筋爪入節
韞條垂翅排霜刀毛綴甲雪色愁突秋雲披當時始得不知
價朝發海東夕九疑世爲奇俊玩不足奪質移神歸畫師而
今推向深堂上燕雀屏絕寧來窺畫師黃筌出西蜀成都范
尹能具知范云筌筆不敢次自養鷹鷂觀所宜毡毛植立各
有態剜奇剔怪乃肯爲尋常飼鷹多捕鼠捕鼠往往驅其兒
其兒長大好飛走其孫賣鼠迭又衰范君語此亦有味欲戒

近習無他移此卽事垂戒異夫品藻丹青之作題下自注得

黃筌事於景仁按東齋記事黃筌黃居寀

○案原本此下衍居寀二字据東齋

記事

蜀之名畫手也尤善爲翎毛其家多養鷹鵠觀其神俊

以模寫之故得其真後子孫有棄其畫業而事田獵飛放者
旣多養鷹鵠則買鼠以飼之又其後世有捕鼠爲業者其所
置習不可不慎人家置博弈之具者子孫無不爲博弈藏書
者子孫無不讀書置習豈可以不慎哉予嘗爲梅聖俞言聖
俞作詩以紀其事蓋卽前詩也蜀公晚年得謝始追述館閣
以來故事遂亦具載當以爲宛陵詩箋

詩之六言古今獨少洪氏云編唐人絕句七言七千五百首
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爲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後村劉氏選唐宋以來絕句至續選始入六言其敘云六言尤難工柳子厚高才集中僅得一篇惟王右丞皇甫補闕所作妙絕今古學者所未講也使後世崇尚六言自予始不亦可乎又云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黃魯直之作流麗似唐人而妙巧過之後有深於詩者必曰翁之言然又云野處編六言終唐三百年止得三十餘篇予於本朝得七十篇倍於唐矣今後村集中多六言事偶尤精近代詩家所難也蕭氏文選敘有云自炎漢中葉厥途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又云三言八字之文注者謂韋孟傳楚元王孫代作四言詩諷王自此始李陵降匈奴蘇武別河梁上作

五言詩自此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貴鄉公三言謂漢武秋風辭八字謂魏文帝樂府詩獨不著古有六言七言者項平父說詩句二言至八言以我姑酌彼金罍爲六言按文章緣起又始於漢大司農谷永予觀嵇叔夜有六言詩十首視唐人體製固先矣

東坡賦拄杖必以聲言之如柳真齡鐵拄杖云忽聞鏗然爪甲聲又絕句莫嫌犖确山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和文與可洋州園林橋下龜魚無數在識君拄杖過橋聲昔少陵桃枝竹杖引固已云出入爪甲鏗有聲於鐵杖尤佳

少陵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解得空字明白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

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得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便如少陵天育驃騎歌如今豈無腰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卽休在退之襍說云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是非少陵句箋釋乎

魯直過家詩繫船三百里去夢無一寸當用范史楊倫語倫爲將軍梁商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催發倫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三國志司馬法將軍死綏注王沈魏書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梁馬仙琕曰有留死一尺無却生一寸今蜀本黃詩外集註於此句略之

昔賢著作非必有意古事自爾語合箋釋者揣度不流於鑿則簡矣故難

陳去非云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呂居仁云忽見雲天有新語不知風雨對殘書靜中置心真與見聞無毫末隔礙始得此妙

呂文靖題天花寺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窓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曾文清題意大師房云頭白高僧心已灰石菖蒲長水蕉開莊嚴茗事鑪煙起不用關防俗子來兩詩韻同意亦合視荆公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氣象廣窄可見

頽川集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詩有云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

臣自注夫人長子起居昔將論事以南遷之憂告於夫人夫人以當官許焉呂紫微詩話以爲孔毅甫學士建中靖國間作以見夫爲贊夫亦云其子傳正安詩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懼親老未敢夫人聞之促其子論列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爲恨復註詩乃蘇子由作葢誤指爲毅甫矣按紹聖初子由以策題引喻失當罷政吳權中書舍人命詞有文學風節天下所聞及原情終是愛君之語罷起居郎又以爲給舍附呂汲公與子由謫監光州鹽酒稅再竄連州初章惇復官將召用吳不書黃惇旣相必追仇也然去國本坐行子由責詞蘇公註將論事或槩言立朝時詩話遂證其由此遷謫也昔梅聖俞挽齊國長公主云每令夫結友不爲子求

郎論使事之工則此勝

李商隱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足以戒盛滿而意似迫促程子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悠然無盡之味詩家未能及

陳無已放歌行魯直以爲顧影徘徊衒耀太甚予謂不惜掩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誠太衒耀說與旁人須早計隨時梳洗莫傾城亦旣感悔矣老杜不嫁惜娉婷五字無已衒其詞也後村詩話云世稱朱慶餘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之句却不入選豈嫌其自鬻邪無已措意偶類此用魯直法評唐人故亦通皇甫冉云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語獨含蓄

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樂天放柳枝答劉夢得詩也誠齋楊氏乃有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之句得非默閱世變中有感傷此靜中見動意

王直方詩話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爲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又他時要指洛陽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句云在郡依然六百日者是也洪氏三筆論蘇公謫黃州始稱東坡居士其意蓋專慕白樂天白公有東坡種花詩步東坡詩別東坡花樹詩皆爲忠州刺史時作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贈寫真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贈

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而跋云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焉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則東坡之名非偶爾暗合也益公襍誌亦稱蘇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予因諸詩之作而考之東坡之慕樂天似不盡始黃州弔

海月辨師云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倅杭時作
已有慕白之意矣坡詩註盧子逸史會昌元年有南客飄至
大山有人引至一處見道士坐大殿曰此蓬萊山也宮內院
宇數十而一院局鎖曰此白樂天宮樂天在中國未來耳樂
天聞之遂作答客說詩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應歸兜率天
又與果上人詩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觀引用
此事知其已慕白也守膠西和張子野竹閣見憶云柏堂南
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
天真或謂此自屬之子野元祐經筵賜御書樂天紫薇花絕
句又不獨公以此自擬也記韓魏公醉白堂以所得之厚薄
深淺孰有孰無較勲名富樂之不同而以忠言嘉謨効於當

時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道德高於古人爲同
迨其自處則謂才名相遠不敢自比而以由謫籍起爲守登
侍從庶幾出處老少晚節閒適安分寡求爲同若樂天聲伎
之奉固蘇公所無坡後賦朝雲不似楊枝別樂天豈誠過之
戲言也況已云但無素與蠻矣子由暮年賦詩亦謂時人莫
作樂天看燕望端能畢此身自注樂天居洛陽日正與予年
相若非齋居道場輒攜酒尋花游賞泉石略無暇日予性拙
且懶杜門養病已近十年樂天未必能爾也或當日又以樂
天稱子由香山一老而兩蘇公共之子由讀白集五絕句極
論所處同異今盡鈔其詩云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第
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絕偶然得句共誰同樂天得法老凝師

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念我今無累百無思樂天
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舳艫我昔不爲二千石四方異物
固應無樂天引洛注池塘畫舫飛橋映綠楊潁水隔城來不
得不辭策杖看湖光樂天種竹自成園我亦牆陰數百竿不
共伊家鬪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徐師川題雙廟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樓大防評不惟
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隱寄永懷之痛黃魯直亟稱之師
川乃德占禧之子德占以給事中計議邊事沒於兵呂居仁
亦有雙廟詩云念我不量勢力微本自不辱國士知大厦又
非一木支何必如此感慨爲往昔開元全盛時公胡不念魴
魚歸亦不往弔湘江壘死後聲名何足奇其論稍異識者當

別會意

陳同甫治園池爲柏屋三間名曰抱膝齋葉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其一云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愆歲晚譽已塞區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歎儒書所不傳羣士欲焚刪譏訶致囚箠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髀消且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其二云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噂沓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捩二千年柔條起衰颯念烈倘天回意大須事匪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爲楚人弓亡矢任挽踏莫作隨侯珠彈射墜埃壒陳君舉有寄題抱膝

齋詩稻粱不難謀軒冕亦易得胡爲抱膝翁惻惻復惻惻秋
風墮碧梧鳳鳥去無跡愁吟草際蛩兒女淚盈臆忽然一長
嘯孤響起空寂令人識雅頌一唱三歎息室廬在路傍耕鑿
在民籍行人聽笑語稚子共眠食讀書果何罪鬚髮又半白
此意太勞勞此身長抑抑抱膝且不可出門更何適但勿問
門外蓬蒿若干尺同甫復因書求題咏於文公有云正則爲
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
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牀各作夢周公且不能學得
何必一一論到孔明哉亮又不自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
自發祕書高情傑句橫出一世爲亮作兩吟其一爲和平之
音其一爲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

晤也去僕已別賚五日糧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爲
一作文公辭之曰抱膝詩以數日修整破屋扶傾補敗叢冗
細碎不勝其勞無長者池臺之勝而有其擾以此不暇致思
留此人等候數日竟不能成且令空回伺旦夕有意思却爲
作附便以往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之摹寫尤工卒章致
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
也又因書促之云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詠
者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
得語言氣味深長耳又辭之云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
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
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

也蓋是時問答義利王伯之論意已寢異故云前論未定他日求之不已其書有云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秘書妝撰而排連也只欲眼前寫景色道今昔之變一爲和平之音一爲慷慨悲歌以娛其索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奴留待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爲之則又辭之曰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却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邪其後猶徵促甚力而文公答語有云抱膝之約非敢食言正爲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語須伺他時相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個消息但恐彼時又不須更作這般閒言語耳自淳熙乙巳有請追紹熙癸

丑幾十年訖不許如晚諾陸務觀老學菴銘亦不復肯作先儒語默間各有劑量也

淵明五子儼俟份佚佟賁子詩曰白髮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好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黃魯直云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愁嘆見於詩爾又云杜子美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三川蓋爲不知者詬病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謂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按東坡詩云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

半婦言旣不用還有責子歎蘇公肯亦效癡人說夢邪予謂淵明和郭主簿詩弱子戲我前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時當初有儼也又命子詩嗟予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尙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旣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生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蓋所謂阿舒者先長而名之末語正近責子意其成否則天也此所以爲淵明之達在彭澤送一力助其子薪水之勞與儼等書有云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

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
使汝等幼而饑寒汝輩稚小家貧每役薪水之勞何時可免
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則知儼輩固能服勞家事特學業未可
知爾觀遣力給其子則云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戒儼等同
居同財則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豈任其
自爲賢愚者責子詩聊洗人間譽子癖少陵東坡亦戲言之
非不知淵明也

元稹過華清宮詩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退之過連昌宮
詩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各有意味劍南詩中
亦云舍北老人同甲子相逢揮淚說高皇

野雉帶箭詩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

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
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相傾斜將軍仰笑將吏賀五
色離披馬前墮先儒云此寫物之妙令讀者如當時周旋其
間以爲快或評汴泗交流詩鋪敘擊球之狀同

楊廷秀木犀詩系從犀首名干木派別黃香字子金後鶴山
集亦賦此花云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纍纍佩印章明月上
時疑白傅清風度處越黃香集古人姓字爲對偶又自註顧
虎頭善畫金粟用之正佳犀首配虎頭愈工而誠齋詩句殆
爲花補傳也

近時江湖詩選有可山林洪詩湖邊楊柳色如金幾日不來
成綠陰人多傳誦却似梅宛陵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

柳絲黃晁氏客語記歐公云非聖俞不能到

劍南藁中聞蛙詩雖成兩部樂恨失一編書與魯直幾兩屐
五車書咏物之工略同機杼識者但課其高下爾

少陵羌村第三詩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
聞扣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
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旣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爲
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又贈衛八處
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
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
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
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黃粱

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
山岳世事兩茫茫艱難之時道情離合莫詳於二詩一爲客
至而作一爲訪舊而作論步驟有相合處乃其次也羌村詩
或以之比淵明飲酒詩中語然如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
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其爲閒
暇非少陵所能得者

玉川子月蝕詩四方五星以及蚩尤枉矢辭而責之不若詩
大東後二章厯舉牛女天畢東啟明西長庚南箕北斗以寓
歎恨之情古人造作各存法度考索具見今但訝其怪放而
已退之三星行却正用大東語

東坡初在杭賦吉祥寺謂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

頭後在膠西答陳述古絕句乃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
却自羞距在杭時五六年意態遽不同遂反前詩言之未必
不感吉祥舊游也

退之自云今日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神荆公遂謂力
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不知先已悔之矣又直用
退之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之句退之此語爲
崔立之作蓋譏其投贈之多非若前感春詩中十四字乃欺
已也劉彥沖亦云文章固自有機杼戲事豈足勞心神

西清詩話記二詩其一方澤阻風絕句云江上春風留客舟
無窮歸思滿東流與君盡日閒臨水貪看飛花忘却愁謂其
人不以文藝名世而詩語驚人如此予記劍南採蓮絕句云

雲散青天掛玉鈎石城艇子近新秋霧鬟風鬢歸來晚忘却
荷花記得愁方詩先出末句一轉偶同各以意勝折得荷花
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見唐絕句

老杜古柏行劉平國嘗評之云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
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歸造化功我踞得其地裂
風雖多亦何畏藉曰天之机我神明固亦扶持之然所以可
扶持者則亦以元來根本有此正直爾今此古柏稟於天者
既異凡物又踞得其地其視鸞鳳鴟鴞也螻蟻蛟龍也等是
巢穴中一物其去其來於我何擇亦於我何有子美末章苦
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之句似未免小心計較竊
恐不足以見古柏之大予詳其義若謂其心堅苦未免受小

人之侵陵雖不遇而流芳餘蔭猶爲善類之所依歸也據是言之何病乎樹之大而疑其計較苟以鸞鳳鴟鵂螻蟻蛟龍皆巢穴中一物任其去來爲大則一無揀擇寧不失斷制之義而有類乎兼愛趙注以螻蟻喻小人是矣又以公自況終接鸞鸞之侶釋下句理未通且分此爲三節自孔明廟前有老柏指夔州孔明廟之柏自憶昨路繞錦城東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柏自大厦如傾要梁棟總言兩處之柏起意以嗟大材之人且自況其身今就其說則此因夔州之柏而思成都之廟前云君臣已與時際會故應之先主武侯同祕宮古祠喬木視其存也想孔明之遇合見其大也興大才之不用以彼遇合而重不用之恨由其不用而後知如蜀君臣際會之

盛難得也志士幽人莫怨嗟不哀不怨尤古詩法李方叔云或謂子美作此詩備詩家衆體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盛亦所以自況而又以憫其所值之時不如古也

東坡秋懷詩苦熱念秋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凜凜又作往年悲卽補洞仙歌結語荆公有云少年不知秋喜聞西風生老大多感傷畏此蟋蟀鳴又少陵老去悲秋之意而又一詩云少年見青春萬物皆嫵媚一從鬢上白百不見可喜迷壯老異情處猶前詩也

俗言宰相客位可納涼以炎暑有所不避也余義夫帥蜀題客次春帖云老子也曾來伺候諸公聊復忍須臾上句因采盤谷序語下句晉人事又本東坡客位假寐詩謁入不得去

死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見
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謝太傅與王坦之共詣郗超
曰晏未得前坦之欲去太傅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坡
又略轉其意用之時方通守錢塘是嚴事上官賢達不廢也
岐伯論候氣曰如侍所貴不知日暮自古人情不相遠

愛日齋叢鈔卷三終

愛日齋叢鈔卷四

少陵云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又云脫帽露頂
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又云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
爲君埽當稠人廣衆揮寫翰墨固以爲難也劉季高語人予
無他長頗能對客發書草聖飛動觀者必謂敏手是亦自負
所長耶昔王正甫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
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東坡爲解云若非妙手不能向馬行
頭吹也事著雜說韓公或是韓魏公馬行在汴京舊城東北
隅蓋鬻販百賈所會也

浣花集絕句西望長安白日遙半年無事駐蘭橈欲將張翰
秋江雨畫作屏風寄鮑昭高續古舉此詩末兩句云是少

情思也亦見此老好尙不羣爾

五更三點入鵝行少陵詩也高氏緯略論五夜以爲獨更點之制無所著見韓愈詩雞三號更五點李郢詩二十五點秋聲長李商隱詩玉壺傳點咽銅龍唯此三詩言點杜詩人皆能誦乃不及之陳無已云殘點連聲殺五更任淵注乃引韓詩及劉夢得詩云郡樓殘點聲

少陵謁立元皇帝廟有吳道子畫圖賦詩曰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黃魯直舉此以爲古人於能事不特求誇時輩要須於前輩中擅場耳王定國謫全過戎出文字數十篇魯直曰若欲過今人則可矣若必欲過古人宜盡燒之更讀書一年與洪駒父書云學問文章如甥才氣筆力當求配於古人

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又云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人而思不如舜禹顏淵此老警策後進必使師古其言多推孝友忠信爲根柢專門名師善誨人者不能加也退之有答李翊書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也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正魯直此意所謂若欲過今人則可矣是也世以今人自足者宜有所做哉

退之以攘斥佛老自任凡送僧詩俱譔浪不少假乃疑其晚喜大顛於神仙事尤不肯信如謝自然詩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桃源圖詩神仙有無何渺

茫桃源之說誠荒唐誰氏子詩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華山女詩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記夢詩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意向可見乃謂姪孫韓湘獻花爲藍關之識公嘆異之動輒得謗信矣

漢昭烈閉門將人種蕪菁曹操使人窺之照烈謂關張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輕騎夜去往小沛收拾餘衆劉黑闥屏居漳南竇氏故將謀起兵往詣之黑闥方種蔬卽殺種牛與之共飯食定計區區灌畦之力作此狡獪黑闥後乃追悔謂幸在家鉏菜爲高雅賢輩所誤彼自號漢東王不得擬昭烈漢中之盛當其再仆而再起河北震撼唐且應接不暇亦已壯矣劍南詩中憑誰爲向曹瞞道徹底無

能合種蔬變化昭烈事用之意高

高續古都下絕句柳生春思拂京華不管閒人也憶家添盡
好香那睡得月痕如水浸梨花此段風致便是荆公春色惱
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也緯略引秦嘉答婦徐淑書曰
令種好香四種各一斤可以去穢謂如杜詩但用妙香耳好
香二字未經人用也予謂今人讀過詩中好香字安知昔人
特採生語爲工因抄緯略以證然亦有用之者目前可記則
王建詩云內人恐要秋衣著不住熏籠換好香

年長每勞推甲子夜寒初共守庚申見丁卯集後村詩話稱
徐寅詩豐年甲子春無雨良夜庚申夏足眠之句工切然劒
南詩云處處喜晴看甲子家家築室趁庚申積雨恐防春甲

子燈昏懶守夜庚申茗溪漁隱云雨天逢甲子夜坐守庚申
眉山劉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壽昌院從游至百人蘇明允
命東坡兄弟師之時尙勿微之賦鷺鷥詩末云漁人忽驚起
雪片逐風斜坡從旁曰先生詩佳矣竊疑斷章無歸宿曷若
雪片落兼葭乎微之曰吾非若師也坡兄弟應制科微之贈
詩有曰驚人事業傳三館動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別無他
祝以願雙封萬戶侯自是三蘇名著天下而微之竟不第郡
三公以遺逸舉不應鄉人但呼爲孝廉其卒也范蜀公弔以
詩曰案前曾立二賢良今願濱集中送家安國詩城西杜下
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自注微之先生門人惟僕與子瞻
兄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正謂此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

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子歎劉孝廉張道士爲童子師有二蘇者出焉雖若沒世隱約氏名訖不泯坡晚在海南作衆妙堂記謂夢見張道士如平昔而直云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子幼時亦與焉以其師也則名之似過或欲傳其人故名

記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左氏外傳楚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史漢書志天地牲角繭栗顏師古註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於郊祀志始著其義西京雜記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歎息曰栗犢反能爾耶栗喻小而不謂其角或非本此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徵趙憲憲年未二十旣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除爲郎中行偏

將軍使詣舞陰而李氏降范史注犢角如繭栗言小也則惠
莊長安一儒生亦祖古語耳晉王濬表繭栗之質當豺狼之
路以自喻微弱也坡詩云耆年日凋喪但有犢角栗魯直云
紅藥枝頭初繭栗於是朱新仲紀繭栗言小也。案說郭本此下有頭成
繭栗高續古賦紅藥詞云紅翻繭栗梢頭遍姜堯章芍藥詞
亦云正繭栗梢頭弄詩句取譬花之含蕊爲工魯直食筍詩
繭栗戴地翻用之於筍尤切

東坡詩以雞頭鶻對牛尾狸此出梅聖俞詩沙水馬蹄鼈雪
天牛尾狸

薛昂和君臣慶會閣詩有云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須更
萬回時號薛萬回昂大觀左丞相和門下侍郎詩爲蔡元長

作

呂居仁符離行符離之民難與居五年坐此如囚拘比屋生
涯但剝刳諸生學問只鄉閭南鄰經年不相見北鄰雖見復
簾疏穿衣小袖走塵土也復生貌施衿裾對此自然憂氣滿
疾病日益何由除君不見圖經所記又可哀此州自古無賢
才人謂卽少陵最能行也少陵詩云峽中大夫絕輕死少在
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艤子小兒學問
只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側舫入波濤撇旋稍瀆無險
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須怒歸
州長年行最能此鄉之人氣量窄誤競南風疎北客若道士
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呂詩貶之殆甚少陵猶若隱惜

也張文潛齊安行云黃州楚國分三戶葛蔓爲城當樓櫓江
邊市井數十家城中平田無一步土岡瘦竹青復黃引水種
稻官街旁客櫓朝集暮四散夷言啁哳來湖湘使君麗譙塗
堊赭門狹不能行兩馬滿城蛙噪亂更聲吹風穀穀黃犢鳴
最愁三伏熱如甑北客十人八九病百年生死向中州千金
莫作齊安游此專刺土風之陋未及其人然符離之作亦流
類。案流類字疑有誤

東坡和陶詩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涉歷之久固有所悔
矣晚從海上還賦瓶笙云瓶中宮商自相賡昭文無虧亦無
成及此而謂無虧成由其在者莫之加損也

陸放翁劔南詩集中有送兄仲高造朝一首云兄去游東閣

才堪直北扉莫憂持橐晚姑記乞身歸道義無今古功名有
是非臨分出苦語不敢計從違規儆之意不迫不迂最可誦
也仲高諱升之爲諸王宮教授告李莊簡家私史擢宗正丞
秦檜死前誣訐之黨悉投竄仲高亦坐累徙雷州務觀後爲
記復庵有云方爲童子時仲高文章議論已稱成材一時名
公卿皆慕與之交諸老生不敢少之皆謂仲高仕進且一日
千里自從官御史識者惟恐其不得如仲高者爲之及其丞
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稱美仕至仲高則謂之蹉跌
不偶可也顧曾不暖席遂遭口語南遷萬里凡七易寒暑不
得內徙與仲高親厚者每相與宴游輒南望歎息出涕因罷
酒去如是數矣然客自海上來言仲高初不以遷謫瘴癘動

其心方與學佛者游落其浮華以反本根非復昔日仲高矣
聞者皆悵然自以爲不足測斯人之淺深也未又云馳騁於
得喪之場出入於憂樂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大抵善爲隱
蓄而抑揚寄于言表况其以兄弟爲之豈不費回護前詩之
直後記之宛俱有味仲高旣廢自言客臨安遇一老婦蓬首
垢面丐於市泣懇云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卽是也仲高言
已淚落盈襟王仲信謂其愴晚節流落不偶特相似耳妙觀
宣和名娼見玉照志

李文公集有拜禹言据其叙謂之歌其詞則云惟天地之無
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未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乃盡用屈子遠遊篇中語第改長勤爲常勤而終之以楚接

興所歌豈感嘆之深不待自爲之辭特採古語咏歌之後人
遇千百事蹟容易作得不少玩習之意晁氏固已有考于此
列之變騷序以爲拜禹言者李翱之所作也蓋從本集云
蘇門陳無已清苦之士亦有長短句且言他文未能及人獨
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文潛乃又自謂不善倚聲製曲而
致意古樂府有所矯耶其說云予自幼童好作文字於他文
常爲之雖不工要亦能措詞至於倚聲製曲力欲爲之不能
出一語傳稱禪謀於國則否謀於野則獲杜南陽以爲性
質之蔽夫詩曲類也善爲詩而不能製曲豈謀野蔽耶今吳
氏漫錄載文潛少年游秋蘂香三詞殊婉媚不在元始諸公
下或附託以傳者集中有謂曲亦詩而已不師近體也方氏

年譜疑此爲代道卿贈人三詩趙德麟以鷓鴣天歌之若文
潛此類詩固不減詞家情致方氏又謂其少年多艷詞詞或
文辭之詞詩樂府之寓情者故云艷詞不必證其不能製曲
之說近世葉正則集中存和李季章參政一曲亦云素不曉
度曲故所次者一篇而止文人能靳爲之流俗強所短於無
益者何哉朱文公游衡岳回道中雪梅二闕懷張宣公作旣
又書一絕云久惡繁哇混太和云何今日自吟哦世間萬事
皆如此兩葉行將用斧柯且題云白是不復作也

陳無咎題趙國一詞曠達可喜予記其文云一年一度春來
何時是了花落花開渾是夢只解把人引調可憐浮世等閒
過日却不識綠水青山四時都好遇筆題詩逢人飲酒世間

萬事看盡多多少少怎得似羽扇綸巾雲屏煙障幾曾受些
兒煩惱便乘風歸去小蓬萊聽門外猿啼鶴嘯無咎號龍壇
居士越人目之爲仙其詞氣頗不凡俗也

淵明贈長沙公族祖詩序云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同出大司
馬昭穆旣遠以爲路人蘇老泉遂發爲族譜引云無服則親
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
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
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吾譜之所以作也淵明
二十餘字不爲少明允宛轉大篇不爲有餘或引詩以評之
詩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殆不若詩序
合於途人之喻尤切

曾子固南齊書目錄敘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使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令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卽乎其人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耶李文叔書戰國策後戰國策所載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軋傾奪之說也人讀之則必尙其說之工而忘其事

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
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
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
動而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於以卑求小以高求大縱之
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
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
乎其中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
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於周而文物大
備及周衰凌遲然所從來既遠浮而散之鍾於談舌而著於
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雖不深祖
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

豈數人之力哉二序述古文記事之妙其說精矣以書之二
典能傳二帝之深微蓋爲史者亦聖人之徒列國之策士能
發人疾隱由三代文物未盡論議高遠玩文詞者可知敘述
之難工而繫乎世變矣

昌黎訟風伯以旱故爾皇甫持正讓風其意則謂昨自南昌
迄建康路長而疾今由建康抵家終不百里疑風之喜怒而
以淹留讓之辭義不襲其師他日東坡僧伽塔詩云去得順
風來者怨荆公亦云人生萬事反覆多道路先後能幾何之
句於風伯掃空恩怨矣陳無已云歷歷數過帆當途氣如虎
快意亦適然淹泊豈吾取此可謂忘情於遲速者與陸務觀
記采石大江所見云便風擊鼓掛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

阻風泊浦激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答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世事蓋多類此記之以寓一笑斯言尤足爲世倣也

古人述作命意率有依據而發不得訾襲也諸家論文已備著其說偶讀退之上宰相書三篇論周公爲輔相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所求進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而求之如此其急故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至終篇諷時相無周公之治效而不下士此書蓋頗類後漢高彪語彪欲從馬融訪大義融疾不獲見彪遺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

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疴傲士固其宜也退之文辭足以暢其情未必取則於此在昔稱周公於規諷無有訝其過後世欲相諛悅亦稱周公則人疑之矣

洪氏評歐公醉翁亭記東坡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每一也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余記王性之云古人多此體如左傳秦用孟明是以能霸也此段凡十也字其後韓文公

潮州祭神文終篇皆也字不知歐陽公用柳開仲塗體開代
臧丙作和州團練使李守節墓誌銘又作父監察御史夢奇
誌文終篇用也字李誌也字十五末云撫辭而書石者侯之
館客臧丙夢壽也性之以歐公全用此體又觀王荊公爲葛
源墓誌始終用也字三十末亦云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
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鞏氏謂全學醉翁亭記用之墓文則
新是未知前有柳體也韓祭神文亦於也字上寓韻則酒經
文其取法者朱新仲評醉翁亭記終始用也字結句議者或
紛紛不知古有此例易雜卦一篇終始用也字莊子大宗師
自不自適其適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輩文格不
可妄議項平父評醉翁亭記蘇氏族譜序皆法公羊穀梁傳

蓋蘇明允序族譜亦用也字十九及曾子開作從兄墓表又用也字十七追論本始古而易後而三傳莊子又近而韓氏迄柳仲塗以降歐王蘇曾各爲祖述要知前古文體已備雖有作者不能不同也又董弅閑燕常談記世傳歐陽公作醉翁亭記成以示尹師魯自謂古無此體師魯曰古已有之公愕然師魯起取周易雜卦以示公公無語果如其說朱新仲爲書評董氏兼舉其家世遺論云亭記本韓文公潮州祭大湖神文但櫟括位置又加典麗也王性之槩及韓文而謂歐實從柳此復云宗韓或疑歐公果自負作古者與歐公作蘇子美文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

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
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其推讓人如此或者猶議公作尹
師魯墓誌自論云若作古文自師魯始○案此句原本僅存始字餘並脫去今依
歐文補正則前有穆脩鄭絛輩及有宋先進甚多不敢斷自師魯
始也夫旣不自尊於子美奚獨靳於師魯哉陳氏新話辨其
事已贅敘子美者可見也韓魏公作師魯墓表直云天聖初
公獨與穆參軍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辭鼓動
之於是文風一變似著其實矣觀者益有疑於公然而知古
文淵源宜莫如公子美亦穆參軍輩行非公不能知也古文
不自師魯始公豈惡出其下而諱之不沒其實而已世俗之
見好以胸臆強古人之同制論易刻况其記舊本韓文已云

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是以自謂學古文在子美後師魯則相與作之未嘗求居其上也相與作之而云自師魯始則亦當自公始公不敢也魏公雖首稱尹穆其詞固存輕重要不失爲推尙之至也文公石鼓書院記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美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成公記白虎書院云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尙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卽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千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范氏駢鸞錄云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

嶽麓石鼓獨不及白鹿疑白鹿書院以淳熙六年重建范至能乾道六年過湖湘白鹿名未稱著魏華父樞密云廬山嵩嶽衡麓睢陽各有書院自太平興國訖大中祥符錫之榮號被以詔墨其指四書院名與白鹿記合江南書院凡三白鹿乃唐李渤隱居之地南唐給田選通經者講授太平興國初知江州周述請賜九經至五年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田入官由是而廢石鼓乃唐元和間州人李寬所爲國初賜額以徙爲州學而廢惟嶽麓自開寶中知潭州朱洞建咸平四年李允則請賜書祥符八年賜額天聖八年漕臣黃總請授山長進士孫胃官紹興初始以兵火廢秦檜當國胡明仲因書請興復舊區重賜院額乾道初劉共父樞密先建

至淳熙六年文公始建白鹿十二年潘德夫時始建石鼓皆因其舊復之三先生之文各記其成厥後諸儒過化之地或生賢之鄉莫不建立書院表其舊傳與三書院並著如二浙則平江之學道和靖鎮江之濂溪淮海湖之安定建德之釣臺紹興之稽山婺之麗澤台之上蔡衢之明正江東則建康之明道南軒徽之紫陽太平之天門信之象山宗文隆興之景濂江之濂溪景星袁之南軒吉之鷺洲龍溪撫之臨汝建昌之盱江湖則襄之清湘道之濂溪西山鄂之南陽竹林閩則建寧之建安漳之龍巖興化之涵江廣則靜江之宣城不能悉記此皆選長廩士次於學又有雖已刵始未果請於上者昔洪景廬論州郡書院但及白鹿應天嶽麓謂慶厯中詔

諸路州郡皆立學設官教授則所謂書院者當合而爲一嶽麓白鹿復營之各自養士其所廩給禮貌乃過於郡庠近者巴州亦創置是爲一邦而兩學矣太學辟雍尙且不可是於義爲不然也此論殆亦未廣叅以古庠塾之制較之釋老塔廟之盛良不爲過矣然或學校廢壞長吏漫不省寧從傍築書堂精舍求其教養之實復有未盡第若飾耳目而已其弊久則爲妄庸者之資視乾淳初意遠矣白鹿夫子廟欲塑像文公曰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旣元用像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見先儒建置本不欲與學並也胡明仲白秦丞相求爲嶽麓山長依州縣監當官給廩祿學舍諸生不樂近城市而願居山間者皆聽之文公亦告時相請得充備白鹿洞主與

學徒讀書講道於其間稍廩給如祠官且言與其使之崇奉異教之香火無事以坐食不若修祖宗之令典以文學禮義爲官而食其食異時所在書院間以大官兼山主而吏部用資格注山長安知先儒所不能得者也

嘉定間真希元草詔招諭淮東湖南江西羣盜體雖偶儷辭極坦明以之宣布能不感動其文有云頃緣誤國之臣妄動開邊之釁科役煩重人不聊生旱蝗頻仍吏弗加恤使吾赤子多轉徙以無依而彼奸民因誘怵而爲盜靜言致寇敢昧責躬又云言念脅從之衆豈皆好亂之氓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昆岡之火亦豈予心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爲福在昔乾道淳熙之際有若李金陳峒之徒雖暫結於蜂

屯卒莫逃於鯨戮自有宇宙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
至紹定間盜起汀邵公貽部使者書言乞黃榜宥徒黨使自
縛其酋且謂曩歲在禁林曾被旨草撫諭淮東湖南江西盜
賊詔或謂詔辭甚文豈賊人所能曉曷若明降黃榜使讀者
皆知逆順禍福之爲愈乎其說甚當恨不以告之廟朝蓋猶
因或者之論以前詔爲慊公書又云但要厯落分明聞者皆
曉又須誠意激切可以感人此等文字要當守兩語以爲法
度公當時爲招撫司作諭賊文在集中文皆四言如云白頭
之賊自古所無力能拔山終亦誅鉏作賊爲逆殺賊爲忠反
掌之間禍福不同豈不誠實分明激切稱其言哉

周益公送子綸通判撫州爲十箴莅官以勤持身以廉事上

以敬接物以謙待人以恕責己以嚴得衆以寬養知以恬戒
謹以獨詢謀以僉箴規語汝夙夜式瞻楊廷秀送周彥敷詩
所謂慈訓二六句寒窗三十春是也彭子壽送子欽監興化
涵頭鹽場作初箴處事必公舉職必勤御吏以正撫民以誠
仁以事大和以接人惟儉與廉治家及身子壽名龜年慶元
初爲侍從諡忠肅有家庭帖誨其子居官之政至爲詳密此
近代先正之家訓傳於文字者非私言也真希元叅政帥長
沙以廉仁公勤四言勉僚吏晚再守泉南又繹四者之義加
詳王實之邁以南外宗教爲之箴律己以廉曰惟士之廉猶
女之潔苟一毫之黠汚爲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
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

足以爲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
清風古今撫民以仁曰古者於民饑渴猶已心誠求之若保
赤子於戲入室笑語飲醲嗜肥出行敲扑曾痛癢之不知人
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
誰甘小人而不爲君子存心以公曰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
以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
本心日月利欲食之大道康莊偏見室之聽信偏則枉直而
惠姦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傷闇莅事以勤
曰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而顆粟皆民力乎爾供仕焉
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
素其食炎汗浹背日不辭艱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爲我師

一范一韓初真公有言廉者士之美節士之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功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又謂況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膏脂一或不勤則職業隳弛豈不上辜朝寄而下負民望乎實之概用公文告之詞及得於游從者以成四箴先是趙福公已有廉勤公恕四說遺親戚之筮仕者

端平二年春王實之少卿自南外睦宗院教授都堂審察及召試學士策以楮幣實之對策之末有云執事排闥國拓地之議是也而迂正心誠意之言則過矣後村集有少卿王公墓誌云發策者趙公汝談也讀之聳然改去正心誠意等字予見南塘遺稿策題云縉紳先生方且雍雍然峩峩然交誦

致知格物之微言深責攘夷闢土之偉畫此愚心所竊怪而絕不喻者也又讀刻本乙未館職策有曰執事發策無取於開邊拓地之畫忠於謀國誰曰不然而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之言乃以迂日之此又愚之所深未喻也大學一書生財發身之仁以義爲利之義必懇懇言之曾謂正心誠意之無與於財乎今天下之所尊敬以爲從事於此者亦旣擢用略盡引君子之類易服小人之類難往來君子小人之間得以相與竊議曰儒術行則天下富今術行矣而蕭條市井氣象荒落富之效何在有德進則朝廷尊今德進矣而外敵鴟張叛卒蠶起尊之勢何如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心難使屈服也與劉集稍異因詳著之策問遺正心

誠意字或出刪本時真希元參政既進大學衍義更化諸賢
方受人責備趙公辭旨若有所在實之不得不折衷如此昔
陳同父書云今日之儒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
不知癢痛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且低頭拱手
以談性命不知何者爲性命乎今日之才自以爲有富國強
兵之術者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
末而乃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爲富強乎其書快人
意其言亦略驗後數十年言之則所謂儒者才者固宜自量
也而必罪儒與才未可也且當時同父獨欲用度外之士不
知果有以賢於二者否耶

愛日齋叢鈔卷四

愛日齋叢鈔卷五

樓陽叔云從來人說莊子盡是寓言卻不曾深攷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飾過當處此論有鄱陽湯君錫亦云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於舜左傳曰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後人遂有洗耳之說劉潛夫舉湯論謂許由事不見於經故揚雄以爲疑誠齋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雖沈着痛快終未有以折衷此獨援引切而說不鑿予知劉公偶不記陽叔亦已言之在左氏外傳齊許申呂由太姜解謂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太姜之家高士傳堯召許由爲

九州長豈卽四岳之任與湯名師中嘉定進士伯紀端明之
父與陽叔時相後先識見高考論自然符合也

子華子之書其辭多見於呂覽而高誘曰古之體道人也今
卽其書證之或大同而小異意者咸陽諸客雜採以成書故
不無損益也如貴生篇云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
次之迫生爲下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
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
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
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
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
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

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揜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莫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今其書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斯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揜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肉者非腐鼠之

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
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爲下矣先已篇
云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
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今其書曰夫邱陵崇而穴成於上
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蔭成於
林塗之人則蔭矣此子華子對趙簡子招之之辭也誣徒篇
云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
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禮○案呂氏春秋子華
子俱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
同此與其書合明理篇云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頏
百疾民多疫癘道多祿穢盲禿偃尪萬怪皆生今其書曰末

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謫相誕而情不應蓋嘗先霜霰以戒裘鑪機括存乎中而羣有詐心者族攻之於是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頏百疾俱作時方疫癘道有緇負盲禿狂偃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知度篇云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旣成四夷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爲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

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
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爲道以柰何
爲實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
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今其書曰道之
爲治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
盡能旣成四境以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
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
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
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
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
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爲多矣是之謂

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爲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昔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實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恠之所際是此王者天下以爲功後世以爲能此子華子對齊景公問爲國者也其有不著子華子者如盡數篇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今其書曰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皆論養生而其書則以醫法言之如誣徒篇云人之情愛同於已者譽同於已者

助同於己者此篇於前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以下凡二百餘言而後及此豈皆子華子之言今其書謂子華子聞晏子辭賞而言之其下復曰愛之反則憎必有所在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如淫辭篇云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爲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我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今其書曰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

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其下始舉子華子曰夫利之潛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於得而亡其所以爲質夫何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如察傳篇云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今其書曰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功而穿井於庭家相與語曰今吾家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於宋君宋君召其

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此以對公仲承問黃帝鑄鼎乘雲事故其下云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予概此數條比而讀之若古有是書矣見於呂氏乃或煩簡不盡合又時混其辭有不繫以子華子曰者何也獨審爲篇云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攬之則右手廢右手攬之則左手廢然而攬之必有天下君將攬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攬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

得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此亦見莊子讓王篇其書乃無之敘者固疑漆園取古之道者寓言然而呂氏記之矣呂氏亦以寓言記之則凡記子華子曰多寓言矣又考其書見齊景公與晏子問對趙簡子又嘗招之所謂劉向序亦云爲趙簡子家臣而莊生呂氏復有見韓昭釐侯之事高誘曰昭釐侯諡也韓武子五世之孫昭侯之子史記世家武子子虔爲景侯初分晉爲諸侯傳烈侯文侯哀侯懿侯而後爲昭侯國策云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以申不害爲臣則此昭釐侯卽昭侯也竹書記年鄭釐侯來朝索隱謂韓昭侯也昭侯實哀侯之孫去武子六世與高誘注異其距齊景

公之卒百三十三年晏子之卒百四十二年趙簡子之卒百十七年推簡子同時乃甚懸絕呂氏於其書見齊景公趙簡子等語俱不著謂爲見昭釐侯可也其書獨不著韓侯事謂爲齊景公趙簡子時亦可也第合二書以論世次莫能定也如以孔子傾蓋事定之則見昭侯者非也而其書且有疑焉晁氏讀書志謂觀其文辭近世依託爲之者多用字說殆元豐以後舉子所爲且以其書有秦襄公趙簡子相去幾二百年牴牾類此予所讀本雖載其適秦不言襄公也豈或者疑而略之與朱文公曰其詞故爲艱澁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爲高古而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擬

變撰者所爲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爲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旣爲先聖所與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托惑世遂造此書傅合之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惟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爲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爲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成多作贗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今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前一篇託爲劉向而不類向他書後二篇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爲之號若世之匿名書

者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
二祥蒲璧等事皆剽剝他書傳會其說其自序出處又與孔
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卽指程嬰而
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旣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
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
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
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世老成
該洽之士亦或信之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
似誣其祖矣文公審爲僞書因會稽官書刻本欲疑王姚所
作不知紹興閒晁氏先已疑元豐舉子矣由乾淳視之豈非
百年文字賴晁說而稍古王姚免作僞之譏惟葉正則推信

以爲眞與孔子同時可與六經並考且云其書甚古而文與今人相近論者謂正則旣知之矣或古有其書亡之後人摘其存於呂氏者特爲此詳略也予將以呂氏書證之曰彼誠出於近代又何先見於此也則昭釐侯之事與呂氏異復有疑焉況久逸於古史而始傳哉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右軍帖中語東坡題潭帖云宰相當是簡文帝殷則長源也耶黃伯思刊誤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郗愔書謂宰相簡文作相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郗愔帖語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僞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行而此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余讀劉潛夫詩厭倦今書尺時將晉帖看殷生與宰相一體問平安但云晉帖則右軍郗

惜不必論發揚帖中意有味也

東坡謫海外用雞距筆黃魯直崇寧二年十一月謫宜州爲
資源書卷用三錢買雞毛筆書兩帖風流特相宜

王涯藏前世名書畫甘露之禍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
棄書畫於道溫韜發昭陵所藏書畫亦剔取裝軸金玉而棄
之頃貴人家廢楮斷幅散售於外或毀滅爲飛塵蓋有錦襖
玉軸見累者昭陵地下之藏尙當流落人間史稱王涯祕固
重複不可窺果安在哉智力不足預於人事者多矣

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注者引實錄曰禹會塗山之夕大
風雷震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自
此遂爲軍容之服又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紅帕首帕一作

抹送鄭權尙書序帕首鞞袴蓋屢用之陸氏筆記舉孫策傳
張津嘗著絳帕頭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幘頭也韓文公
云以紅帕首已爲失之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
尤誤務觀固不引塗山事注韓文者亦不援孫策語然李鄭
二序皆連帕首鞞袴取義爲幘頭正合范史云向栩者性卓
詭不倫讀老子狀如學道好被髮著絳綃頭李賢注說文綃
生絲也案此字當作幘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
著幘頭已上史注紅綃頭或卽紅綃帕予謂孫伯符所稱南
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或由
東都之季習妖妄者輒以爲首飾栩其類也韓詩帕爲虛字
坡詩帕爲實字因文著字爲蒙所用本別俱不免陸氏之疑

唐婁師德使吐蕃論國威信虜爲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此近塗山軍容之遺制雖不敢以釋帕首其云戴紅抹額抑亦帕首巾幘之物爾

徐鉉隨後主歸朝見士大夫寒曰多披毛衫大笑之語人曰中朝自兵亂之後其風未改荷氈被毳實繁有徒深可駭也一日入朝遙見其子婿吳淑亦被毛裘歸召而責之曰吳郎士流安得效此淑對曰晨興霜重苦寒然朝中服之者甚衆鉉曰士君子之有操執者亦未嘗服葢自謂也新平之行幽士寒冽門人鄭文寶適掌轉運迎鉉於途解所服褐裘以獻鉉終却之遂爲寒氣所傷下痢卒楊文公記其事鉉之志可悲矣然鉉仕中朝而中朝之士咸服之矣張文潛云鉉之爲

此言是不甘爲亡國之俘爲醜言以薄中朝士大夫耳不然豈不讀毛詩也豳詩曰無衣無褐鄭玄注褐毛布也非今段子乎則其來自三代也古人衣裘并皮衣之爲裘取毛織之爲褐理何爽乎文潛如此言之想同時中州人士不平於鉉尤甚矣近惟程泰之尙書斷之曰古固以狐羔麋爲裘聖人服之矣若謂古人不以織毛之衣襲朝服者則今貂蟬亦古乎若謂古人堅毅死且不易如是人多矣卽其論厚於文潛而鉉之志可悲已矣

韓持國不服涼衫不變於今邵堯夫不服深衣不變於古江鄰幾雜誌秘書丞宋飛卿云士大夫着毛衫已爲徐常侍所譏近年內臣或班行製褐紬爲涼衫漸及士大夫俄而兩府

亦服之今正郎署中免靴者服之尤衆持國輩非之不肯服又云涼衫以褐紬爲之以代毳袍韓持國云始於內臣班行漸及士人今兩府亦然獨不肯服儀禮婦人衣上之服制如明衣謂之景景明也所以禦塵垢而爲光明也則涼衫亦所以護朝服雖出近俗不可謂之無稽又桐陰舊話京師朝例公服乘馬因中官及班行製褐紬爲衫者施於公服之上號涼衫旣而雖二府亦服之然士大夫至有幘首涼衫而下不衣公服者宮師見之獨不肯服以初無此製及指揮所許也今則遍於天下間用爲弔服紹興末暫罷紫衫至以涼衫褐見尤無謂爾李氏雜記又謂乾道李獻之學士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上奉兩宮宜服紫衫爲便阜陵之喪趙忠定公

始令羣臣服白涼衫純素已異汴都褐紬之制顏色故爲可
憎況沈氏筆談已謂近歲京師士人朝服乘馬以黻衣蒙之
謂之涼衫亦古之遺法儀禮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之制
度章色如何耳按此云黻衣非今涼衫明矣

淳熙二年冬程尙書大昌以大纁西掖假大宗伯押伴北使
赤岸御筵服重金周益公有詩云五日尹京非細事四時仕
宦固多般自注泰之今春服綠夏間階緋今借金紫真傳游
藝也按游藝在唐迎合武后暮年厯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
四時仕宦以此方擬出於雅謔故不以爲嫌也

有黃生名充者初冬無衣陳無已贈背子堅不受於是以朱
氏所贖二疋寄之有詩云割白鷺股何足難食鷓鴣肉未爲

失

宋建隆初王師下湖南澧鄂之民素不識駱駝村落婦人咤
觀稱爲山王拜求福祐者拾其遺糞穿繫頸上用禳兵疫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茗汁高帝
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
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爲奴彭
城王勰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明日爲設邾莒
之會亦有酪茗因呼茗爲酪奴

河南閻見錄富鄭公與康節食筍康節曰食肉甚美公曰未
有如堂中骨頭之美也康節曰野人林下食筍三十年未嘗
爲人所奪公今日可食中堂骨頭乎公笑而止

曾歸堂喬益公之扁也

魏華父樞密題扁榜必繫某堂某齋字答袁廣微云靜壽更當增一堂字方爲穩實蓋去堂字特數十年間事爾答黃子才云古人庵觀堂室之名必有一實字答彭運幹云敬亭當有亭字審思榜之書室亦當有齋軒館室之類一字先是周益公亦云凡亭堂臺榭牌額單用所立之名而不書亭堂之類始於湖上僧舍中官流入禁中往往倣之今無問賢愚例從之矣設若一字名如怡亭快閣之類又當何如予觀教僧寮室直題二字或始此與

陸務觀云楚詞所謂桂數見於唐人詩句及圖畫間今不復見矣屬山僧野人試求之賦絕句云丹葩綠葉鬱團團消得

姮娥種廣寒行盡天涯年八十至今未得一枝看又別記其說云桂花以春芳其色丹亦或紫南部新書云錢塘靈隱山多有之香紫可愛白樂天謂之紫楊華今不復見雖問靈隱山僧亦莫知矣往往妄指木犀爲之草木顯晦亦有時如此可付一嘆諸老品題芳卉多矣少聞及此或指木犀之紅者爲桂而已李衛公平泉草木記中列桂之品三其一紅桂樹云此樹白花紅心因以爲號其一月桂云出蔣山淺黃色其一山桂云此花紫色英蕊繁縟三者未詳孰是爾雅檍木桂郭景純曰白華不言丹紫也如選詩秋風生桂枝亦鮮言春也孫少婉東臯雜錄自邵州至全州道傍多巖桂冬初花發芬馥特異俗謂之九里香又謂之木犀以其文理黑而潤殊

類犀角也此謂冬初花發固由土氣有異以桂與木犀一種相傳久矣陸氏之說孤而不章草木之顯晦感慨所託何也哉余不足以知之以俟博識

捫蝨新話云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蓋梅至北方則變而成杏今江湖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而雨謂之梅雨轉淮而北則杏亦雨地氣然也語曰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楊實無花以知北人不但不識梅而且無楊而南人不但不識雪則亦不識楊花矣予謂荆公詩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堪對南人不識雪之語按錢昭度詩南人如聞雪向道是楊花恐新話所引卽是洪氏四筆記遼僧云南人不信北人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

也法苑珠林云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鹽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遼僧之談合此今觀法苑珠林語見於顏氏家訓皆同吁世以耳目臆度天下事有遺論矣

事林廣記考論寓錢之始云今楮鏰也唐書王璠傳曰玄宗時璠爲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斥數巫覡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璠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璠始耳法苑珠林云紙錢起於殷長史也按此則里俗以紙寓錢璠始用之非朔於璠矣朱文公云紙錢起玄宗時王璠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玄宗惑於王璠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璠作紙錢易之文字

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中范傳正言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按說邪此下復出易之文字便是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衣冠紙錢有何間別近世戴氏鼠璞云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末皆有瘞錢後里俗稍易以紙錢王璵乃用於祭祠今儒家以爲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涂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可笑是說雖異亦有文公紙衣冠何別之意呂南仲有錢鄧公不燒楮鏹頗有云古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爲多則假之以請禳禱祈假之不已則

翻楮代焉而弗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罪大抵深惡夫
寓錢以徼福者也予觀洪慶善杜詩辨証載文宗備問云南
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束帛至唐盛行
其事云有益幽冥又牛僧孺云楮錢唐初剪紙爲之此足以
補事林廣記之未及

案事林廣記攷論寓錢之始以下十餘條皆見於陶宗儀說郛而原本脫去今

據補錄於後

陳無已云世人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項平甫家說
註云司業言九百草書喬字也朱或可談云青州王大夫爲
詞鄙俚每投獻當路以爲笑具季父爲青掾

案原本掾譌錄說郛譌祿依

可談

王亦與詩他日季父見其子謝之其子曰大人九百亂
道玷竇高明蓋俗謂神氣不足者九百豈以一千卽足數耶

以詩釋之不若陳朱之說通予讀張平子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注者謂小說九百篇虞初著又曰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漢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如淳曰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俗所云九百或取喻細碎之爲者俚語本於史錄固有矣故漫記之東坡作文字中有一條以彭祖八百歲其父哭之以九百者尙在李方叔問東坡曰俗語以慙癡駘驂爲九百豈可筆之文字間乎坡曰子未知所據耳張平子西京賦云乃有祕書小說九百蓋稗官小說凡九百四十三篇皆巫醫厭祝及里巷之所傳言集爲是書西漢虞初洛陽人以其書事漢武帝出入騎從衣黃衣號黃衣使者其說亦號九百吾

言豈無據也方叔後讀文選見其事具文選註始嘆曰坡翁於世間書何往不精通耶近見雜說載此乃知前輩攷証無所不至

舊制駕頭未詳所始相傳更一朝卽加覆黃帽一重孔氏談苑云駕頭者祖宗卽位時所坐也相傳寶之夢溪筆談云正衙法座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騎出幸則使老內人馬上抱之謂之駕頭江鄰幾雜志云韓持國問李端明駕頭何物曰諸座之一原父訪王原叔原叔云此坐傳四世矣放翁筆記云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繡裏杌子于馬上高廟時亦然今乃代以閣門官不知自何年始參諸紀載疑渡江後杌子已非法座故物乘輿所至百官

道次班迎惟望駕頭致敬而已

史姚氏註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班志漢從秦制爵二十級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亭侯未詳也范志謂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豈亭侯者以十里一亭之地封焉或已自漢初有之婦人封邑班書云高后嘗以蕭相國夫人同爲鄼侯按司馬氏表孝惠三年哀侯祿元年高后二年懿侯同元年班志孝惠六年哀侯祿薨高后二年封何夫人祿母同爲侯二表所紀異索隱又疑其事非予謂呂后欲侯呂氏先封高帝功臣欲立案說呂氏先封孝惠後宮子四年封呂須爲臨光侯亦先封功臣妻矣自許負之封及鄼侯夫

人疑先漢婦人封邑之始

上梁文吳氏漫錄攷其所始云後魏溫子昇有闔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大微大君有命高門啟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雕梁乃駕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辰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乃知上梁有祝文矣第不若今時有詩語也樓大防參政又考兒郎偉始於方言其說云上梁文必言兒郎偉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未安在勅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卽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懣厮遂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懣去懣本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

郎瀨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尙矣唐都長安
循襲之以語尤延之諸公皆以爲前未聞或有云用相兒之
偉者殆誤矣樓公攷證如此予記呂氏春秋月令舉大木者
前呼與謗後亦應之高誘註爲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與謗註
或作邪謗淮南子曰邪許豈偉亦古者舉木隱和之音

顏氏家訓言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
無教之徒雖以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
傷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傷更安忍置食張樂以爲
樂若具慶者可矣此同顏訓之意固不論在上也者然如梁
元帝當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是朕
生日世俗皆爲懽樂在朕翻爲感傷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

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泣數行下羣
臣皆流涕則前世人主未以生日爲重而慶賀成俗已久矣
漫錄又記唐中宗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與學士聯句人主
生日樂宴爲壽殆始見此時固莫盛於明皇也按唐開元十
七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
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初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
下咸寧宴樂休暇三日此置節之始十九年以千秋節降死
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之始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羣臣皆
獻寶鏡張九齡獻千秋金鏡錄至代宗大厯元年十月上生
日諸道節度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此受貢之始德宗以誕

日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詔給事中徐岱等講說此說法之始穆宗長慶元年詔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門內與百僚相見雖嘗勅停尋復行之此進名受賀之始長慶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資福此度僧之始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尙空門將希无妄之福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永爲常例此禁屠宰之始紀節以來襲爲大典雖本自開元而明皇久以生日爲重矣王皇后寵衰泣曰三郎獨記不得阿忠脫紫半臂換一斗麵爲生日湯餅耶蓋舊事也明皇不惟自壽每自讓皇帝憲生日必幸其它移時宴樂惠宣太子業被

疾明皇自視會既愈幸其第置酒賦詩爲初生歡此愷悌之
至情天寶十四載六月一日貴妃楊氏生日幸華清宮於長
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天寶十載正月安
祿山生日賜衣服玩器酒饌以宮妾蕃將亦用此朱新仲云
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引夢得送張與詩爾生始懸弧邀我作
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賜天麒麟此當謂初生時少陵自有宗
武詩也雲溪友議載西川韋相公臯因作生日節鎮皆貢珍
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爲饋

林謙之詩驚起何波理殘夢自注述夢中所見何使君蜀人
以波呼之猶丈人也范氏吳船錄記嘉州王波渡云蜀中稱
尊者爲波又有所謂天波月波日波雷波者皆尊之稱此

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幡字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幡或其俗云按景文所記云蜀人謂老爲幡音波取幡幡黃髮義

張文昌祭韓吏部詩公疾浸日加孺人視藥湯以爲姬妾則云乃出待女合彈琵琶箏已有侍女矣以爲妻則皇甫湜撰神道碑云夫人高平郡此不稱夫人退之曾云已呼孺人憂鳴瑟豈以言內子邪說者曰韓詩孺人對穉子自杜詩老妻穉子句中來儲光羲云孺人善逢迎穉子解趨走又出於江淹恨賦左對孺人顧弄穉子凡皆並指妻子唐棣王炎有二孺人爭寵蓋親王有孺人二人云唐制按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妻曰孺人土曰婦人庶人曰妻則孺人

不得以爲妄張文昌或取此宜和罷縣君改孺人爲第八等揚州天長道中有古塚土人呼爲琉璃王塚馬氏嬪真子錄辨爲漢廣陵王胥謚厲後人誤謂劉厲爲琉璃爾長安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訛呼爲蝦蟆陵

相人之法古矣而物無不可相史云黃魯直陳君夫相馬留長孺相彘滎陽褚氏相牛呂覽又記古有善相馬者寒風能相口齒麻衣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代褐相胸脇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君贊相後與羣獸焉人可知矣昭德讀書志伯樂相馬經浮邱伯相鶴經寧戚相牛經鄭氏通志又加以周穆王相馬經諸葛穎徐成相馬經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鵠經相鴨經相雞經相鵝

經抑皆古事也不惟是也凡物皆然故自西都藝文之目已著相人相寶劍刀相六畜班孟堅謂相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要其術如是而已世代相傳當有存者陳氏書曰相貝經未詳何書緯略云師曠有禽經浮邱伯有鶴經雖六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蟲魚有龜經魚經惟朱仲所傳貝經奇怪豈卽相貝經歟或述其名數而謂相也緯略又舉東方朔相笏經袁天罡郭先相笏經陳混常相笏經古相手板經亦驗人禍福也齊綦母稱之在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又吳氏漫錄引陸長源辨志載唐天寶中有李旺稱善相笏驗之以事卒皆無驗以爲不可概論遂記開寶末長史相水立蠻三笏一王侯笏生人

不敢秉一宰相笏一卿監笏亦爲節度而作其後一歸錢武肅祠堂一歸沈相一歸錢昭寔以衛尉卿守滑州真廟朝老道士爲沈良擇笏云此借緋笏兼是吉州通判沈時除吉州通判借緋又云侯罷任別爲揀朝君笏期明年六月沈果以是時卒由前一事則貴賤在笏由後一事則吉凶在人漫錄云館中有陳混常相笏經其說推本管輅李淳風之言又常氏相板印法魏程伯相印法蓋相笏之類而有相字法者術亦傳也

愛日齋叢鈔卷五終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鈔 叢 齋 日 愛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1007523

